

偷拳

白羽作

上卷

揚露輝偷拳敗財圖

吳一舫繪



題 序

近數年來文壇蕭索；文藝創作罕見巨著，通俗小說也未見佳構。這其間，在華北忽然崛起一位傳奇作家白羽先生，以他的生動潑辣的健筆，創造出「十二金錢鏢」的英雄故事來，一時掀動了華北的讀書層，而增加了寂寞文壇不少的活氣。

白羽小說託體章回，從體裁上看是通俗小說；這在作者，也有創作的自覺。他在自叙上很謙虛的說：「武俠之作終落下乘，章回舊體實差創作。」但是，文學的評價不能拘於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俠故事，在人物描寫上是這麼生動，情節穿插上是這麼合理，而故事進展上又這麼自然；雖披著傳奇故事的外衣，可是書中人物的內心個個都有著現代的人性。這確已衝破了通俗小說的水平線，而侵入文學創作的領域了。他和善寫繁華都市的女性的名作家劉雲若先生，正好作成一個有趣的比照。這兩人的作品都因襲着章回小說的體裁，而內在文心蘊著創作的「新」與「熱」。

劉雲若先生寫的是娼優舞女，白羽先生寫的是劍客拳師，取材不同，可是善寫人情世態，則頗能旗鼓相當。雲若創造出來的都市少年，大都猶豫，陷於情網，不能擺脫，有點苦惱自尋；白羽創造出來的少年壯士，大都強，以致到處碰壁，也自討苦吃。這是非常有趣的。雲若的人物有妙舌，挖苦人是很脆的；白羽的人物好抬杠，罵起人來是很峭的。

雲若的筆「快」，白羽的筆「健」。雲若筆「雋」，白羽筆「潔」。雲若的小說輕鬆爽利，一氣呵成，要一冊一冊的看；白羽的小說精嚴嚴悍，力透紙背，要一句一句的讀。白羽的小說多所修改，報刊稿，與初版書，再版書，字句內容各有不同；雲若則一編脫稿，連看也不再看，立刻交書局印賣

，至多加上一篇序文罷了。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細雕細琢，連一個標點，一個開號也要注意；每一書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記」，括叙前情，卷末有「後記」，預告下文。兩人是如此的不同；雲若「天才」而白羽是「功力」。但兩者各有不同，仍有同處；兩人同爲北方名作家，同時成書甚多，同時稿酬甚豐，同時鬪窮，同時討厭賣文生活。

間而也有差異的地方，白羽寫武俠，而他的小說人物盡是些常人，沒有一個超人。雲若寫社會，每部書常有一個俠士。「歌舞江山」的雪裏紅本是女盜，固不必論。「情海歸帆」有救苦救難的老領事，「小揚州志」有仗義疎財的方豹紋，「舊巷斜陽」有江湖，此外還有幾個屠狗沽酒的豪客。白羽的「金錢鏢」和「聯鏢記」，既沒有飛劍的異人，也沒有鴛鷹的怪叟，更沒有骨瘦如柴，力抗萬鈞的僧道或小孩。爺鏢頭被二十萬鏢銀逼得亂跑，求援；鐵蓮子袒護己女，助女奪塔。白羽小說中的英雄一點割肉喂虎，捨己徇人的俠氣都沒有；可以稱得起既盡情，又盡俗。既盡俗，而又力求脫俗，這便是白羽小說的特殊作風。

白羽的十二金錢鏢是他的成名之作；描寫喬九烟的被困，一塵道人的遇毒，非常生動，得一「僧」字訣。尤其是「楊柳情絲」，寫女俠柳葉青的嬌痴，至今艷稱人口。惟在結構上，此書似不如他的「聯鏢記」。聯鏢記刻畫人物，鋪設情節，既備具作者原有的衆長；而結構之精嚴，金錢鏢視之實有遜色。就已刊的三卷論，開篇叙林廷揚水上揚鏢，鄧飛蛇伏衆尋仇，攔江鬥劍，夜襲焚舟；情節火熾，駭人心目。既而林鏢頭遺柵北歸，孤兒寡母靈前設祭，展開一幅悽咽的畫面。次叙羣盜尋仇不捨，鬪喪刺孤，未亡人程玉英携子避禍，倉皇雨夜，又展開一幕兇險的劇情。遞叙到搜莊綁票，孀孤潛逃；筆鋒一轉，另寫起盜俠小白龍的出身。江村野刹，有女如花，陌路矜情，書生遇救；文情一變，風

光燦麗了。結構穿插上，濃淡相間，疏密有致，聯鑠記實獲得一個「勻」字的好處。

金錢鏢是白羽的成名作，聯鑠記便是他的成功作。若論到代表作，則又數著「偷拳」。白羽小說動多巨製，惟「偷拳」僅兩卷十數萬言，却表現了白羽的獨特作風。作者在文學技術上的特長和缺點，都可從「偷拳」一書看出。

武俠故事脫不開尋仇鬥技，劫財誅惡，仗義救人，正如社會小說，也脫不開男女戀愛，三角多角。作者白羽乃從筆調上，加以變換。用「快爽」的筆調寫金錢鏢，用「緊促」的筆調寫聯鑠記。及至「偷拳」，則別開生面，故意用「生挺」的筆致寫出，讀起來如啖橄欖，另有澀味。並且很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射」的姿態。但「紆徐爲妍」，「古拙取勢」，小有不調，則免不了拖沓。 「偷拳」人物的描寫則頗盡善；角色既少，描摹自工。楊露蟬聰明而世故疏淺，好武而體力不強；確是個弱不勝衣，志氣堅決的少年。作者已從字裏行間，畫出他的鏢而不捨的「執拗」來。太極陳也很執拗，但與楊露蟬的執拗不同。太極陳是個倔強骨梗的矍鑠老人，傲兀而嚴冷；但在冷中藏伏著熱情，在護短的脾性中却有默受諫言的地方，不過口頭上仍不認錯。他自信明察，實在處處愛家人門弟子的瞞哄。他自謂救人一命，頗有德色，却不知人家別有存心。這個「颯老頭子」寫來很有聲色。邑紳周龍九手無縛雞之力，而氣懾羣小，在地方上想見是出頭露臉的人物。他倒是個俠客，和太極陳的性格恰好相反。方子壽小慧，耿永豐老誠，穆鴻方刁辣狡詐；著墨不多，都能畫出清晰的輪廓。太極陳抱病拒診，寫病家心理，醫生神態，栩栩欲活。陳老奶奶恨極咒罵，却禁不住偷掉眼淚；病人厭囂，啼僕得寵，此等處寫得幽默而近情理。名醫蕭龍友先生讀到這里，會爲之擊節歎賞不置。尤妙在寫龜奴謝四，暗娼澄沙包，和嫖客小蔡三；這是一幕淫穢的活劇，筆下寫來却極乾淨。試設想太極陳夜

探娼寮時，那澄沙包的幾聲哎喲，是個怎樣的畫面啊！楊露蟬一心好武，志求絕藝，初遇秘惜絕技的太極陳，再遇賣野藥的大竿子徐，三遇糾徒作惡的地堂會，四遇巨騙宗勝蓀，則又含著深刻的諷刺。白羽寫武俠，却不顧少年的讀者迷惑得「入山學道」！

「偷拳」實是白羽的代表作！

二十九年十月一日，墨嬰序。

敘略

「偷拳」初刊時，白羽在文前曾自撰「前情敘略」二十篇，事實一樣，而篇篇措詞不同，詳略異致。雖寥寥一二百字，而匠心獨運。現在輯印單本，筆者以助教之暇，特將這二十篇敘略，聯綴成五篇，讀之當別有風致。——墨嬰記。

(叙略一)冀南少年楊露蟬心習武，而體質單弱，不足以強學外家之武功。其師劉立功既授以長拳十段錦；喜其少年有志，乃指示將來途徑，勸楊改學太極拳，以柔克剛，足濟其短。惟太極拳名家豫人陳清平秘惜其術，不輕授徒；劉立功又勉楊以掏誠獻贄，苟尊師敬業，自能邀陳青睞。楊乃負笈入豫，往謁太極陳。中途宿店，步月中庭，忽聞別院技擊之聲。因觸所好，率爾推門一窺；則見把式場一區，少年十數揮拳舞棒，各逞身手。有武師穆鴻方，持刀比劃，對衆傳習；驟聞人聲，愕然側目。楊少年粗疎，不知江湖禁忌，大招穆鴻方疑猜；以爲楊必有意炫才，特來踢場子者。於是悻悻致詰，口吻峭刻；雖露蟬自明無他，而穆鴻方猶未釋然也；譏嘲挑逗，無所不至，堅請露蟬下場試拳。露蟬一時失計，欲拒無辭，竟爲穆鴻方所欺，而下場試技。既以所學長拳十段錦，一一演畢；穆乃謬爲長拳南北異派，招式不同之說，誘楊入彀。兩人交手，表演變招；穆鴻方出其不意，驟揮辣腕，用彈腿絕招，猝將露蟬蹴倒於地。羣徒譁然大笑，露蟬愧忿難堪，而無可如何。

(叙略二)河南懷慶府陳家溝，有名拳師太極陳者，字清平；積數十年功，精研拳技，以太極拳獨步武林。顧陳秘惜其術，不輕授徒，大爲同好所怨妬。冀南少年楊露蟬，弱冠好武，遠慕陳名，南游投贄，初訪亦遭閉拒；悶住逆旅，快快無聊。凌晨聞店外市聲喧騰，乃閑步出游；則見商販叢集，

百貨雜陳，街狹地隘，往來行人擁擠。露蟬懷望移時，復返店房；手提贛禮，將續訪陳宅。忽背後鈴聲琅琅，蹄聲得得，一少年策驢而來，穿人叢急馳，騎術亦精。露蟬急側身讓路，所携贛禮微拂驢額；驢驕然驚竄，乃快踐道旁破攤。攤販老人出惡聲，辱詈少年，橫身勒韉，不令前行；謂不賠吾磁，即留爾驢。少年大怒，揚鞭痛撻老人。露蟬少年熱腸，出身排解。語言失和，少年愈恚，竟遷怒於楊。兩人者始而橫目睥睨，繼而戟指譏斥，勢將動武。於是前有廣場，堪以角拳；少年冷笑相邀，露蟬傲然相從。市上遊人紛紛竊議，相聚往觀。兩人各展拳招，出力搏鬥。而少年拳鋒甚銳，其手法亦爲楊所不識；極力支拒，卒爲少年擊敗。觀衆譁然，曰：「此陳家拳也！」露蟬大駭，忍恥亟詰路人，始知少年非他，竟爲太極陳之四弟子方子壽！

（叙略三）冀南楊露蟬少時羸弱，其父慮其不壽，因令習武；研習既深，思訪名師，克成絕業。慕河南陳家溝太極拳名家陳清平之名，以老鏢師立功之指示，乃虔誠修贄，南游豫中。但陳清平性既孤僻，擇徒復苛。楊年甫弱冠，資性頓悟，而閱歷過淺；宿店試拳，既見辱於武師；路見不平，復被毆於惡少。及聞此惡少乃太極陳之門徒，楊深愧悔，亟往謝過，終不獲見；而獻贄求謁，亦遭太極陳峻拒。楊鏢而不捨，既登門見斥，乃當路彈鬚。經月纏障，詎益觸怒太極陳；痛加斥詈，且疑楊來歷不明，心懷叵測者。楊本少年氣盛，至是忍無可忍，竟忿然拂袖告絕。臨行對太極陳設誓曰：「此去另訪名師，十年後，再圖相見。」太極陳軒渠大笑，傲然置之，曰：「有志氣，我將爲君再活十年，以待君來。」於是五年後，忽來唾丐，流浪街頭。未數月，方家屯暗娼澄沙包家，陡起血案；而太極陳之第四弟子方子壽，竟以重嫌，被逮下獄。太極陳爲保太極門清名，多方營救，子壽幸脫囹圄。然自是鄉里議論紛紛，悠悠之口勢可鑠金，竟疑方子壽之脫獄，爲出於賄買。太極陳聞而不懌，默欲

追究真兇，爲弟子瀟沈冤誣。顧娟姿污襲，深感無法親探。一夕夜雨，方子壽薄醉就寢，忽來一匿名客，越牆入院，破窗而入而去。方承起躡之，人已無踪。剖書尋讀，亦不具名；內詳述真兇之姓名住址，及血案之原委，謂龜奴謝某知之最詳。子壽疾持函稟師，太極陳往掩捕龜奴謝某於臥榻之上，挾而委之於豪紳烏龍九家。周龍九者，邑之紳衿，任俠喜事，名震鄉邑，爲羣小所嚴憚。龜奴謝某不覺懼服，屈膝告饒，傾訴一切。

（叙略四）河南陳家溝名拳師太極陳精研技擊，獨步武林；而秘惜其術，不輕授徒。冀南楊露蟬遠慕陳名，竭誠獻贄，亦遭峻拒。復因他故，揚一怒絕裾；矢於十年後，別求絕藝，再圖相見；太極陳一笑置之。未幾陳家溝突來啞丐，徘徊里巷。而兇案陡起，有暴客夜入娟家，刀傷三命；陳弟子方子壽被誣下獄。太極陳爲保太極門清白，力偵真凶。忽得不速客匿名投書，揭破刁娟誣良狡謀。殺人者名小蔡三，故爲暗娼之姘夫，姘奸見逐，因而行兇者也。而刁娟反誣方子壽，意在詐財。真象既明，太極陳藉此以設方略，而主犯落網，案情大白。然投書者究爲何人，猶不能知也。一夕風雪，太極陳門前蜷伏啞丐，勢垂凍斃；陳憐而救之，錄以爲傭。啞傭服役勤懇，知戀主恩。會陳染疫病劇，啞傭侍疾，極得主歡。而仇家乘陳之病，夜潛來縱火；陳亦賴啞丐負救，得出火窟。自是陳益刮目視之，而啞傭之服事益勤，陳宅上下皆喜其人矣。太極陳既愈，率徒入武場，試劍演拳；啞傭彷彿場隅，似頗樂觀者。太極陳笑之，謂：「汝啞丐，亦嗜武術？」啞丐退去。及秋，陳門弟子齊集師門，欲爲師祝壽。而太極陳之門長弟子傅劍南者，挾技游江湖，別師七載，忽攜重贄，登門省謁。壽筵之上，師徒快聚，縱論拳學，試無極拳，演太極槍，至精微處，羣徒不禁闐然喝采。而於采聲中，廣場牆頭，忽聞聲讀曰：「好槍法！」師徒愕然仰望，傅劍南挺槍飛躍登牆，牆頭人影一閃不見。師徒四面

兜捕，逃人窘迫，竟墜垣，跪至陳前乞恕；細辨之，乃啞丐也。衆皆驚異，持槍柄撻之，嚴詰其情。啞丐怖甚，乃痛陳身世，卽當年獻贖見拒，負氣絕裾之楊露蟬也。蓋自陳門獻贖見拒後，歷訪豫皖，迭受人欺；爲訪絕技，重來裝啞。

（叙略五）廣平楊露蟬弱齡習武，志求絕藝。遠慕河南陳家溝太極陳之名，登門獻贖，竟遭峻拒。又爲陳之弟子所辱，楊乃一怒告絕，誓別訪名師，十年後再圖相見。遂忿然遠游，歷豫皖赴魯；每聞拳師之負盛名者，必往投謁。然楊少年無識，擇師不慎，屢被欺給。有大竿子徐者，實江湖鬻技賣藥者流；又有地堂刀名家會大業者，糾黨數十，開賭招娼，武斷鄉曲，是挾技爲惡者；楊皆不察，竭誠獻贖，悞投其門。及識破行藏，乃怦然引退。於是步行遇雨，在豫魯邊界，荒村酒肆中，悶然獨酌；聞人間談賽金剛宗勝孫者，奇才異能，爲當今俠客。彼其業師所謂云云道人，乃衡山劍俠；門下有一熊，一猿，一鷹，皆負絕技。而宗勝孫爲云道人之門徒，能與熊猿鷹較上下，盡得其所長。楊露蟬聆悉，駭然心驚，怦然動念；卒又獻贖，拜宗爲師。詎此宗勝孫竟爲劇賊巨騙，教二女徒，潛存奸佔之心。爲女徒家長所控，一夕捕快掩逮，宗越垣逃去。露蟬認賊作傳，險被累害。至是憬然有悟，慚然生悔；於是猶豫久之，重返河南。敝衣冠，易容貌，佯爲啞丐，日徘徊陳門，以候機緣。而機緣湊巧，幸入陳宅爲傭傭；辛勤執役，得主歡心，救火殲仇，潛報師惠。泊秋夕，太極陳糾徒奏技，至精微處，羣徒歡呼，楊隔垣私窺，亦失聲喝采。至是行藏敗露，爲陳所擒。陳厲詰衷情，楊痛陳身世；但爲偷拳，實無異志。太極陳掙鬚默念，生平絕技，正苦授受無人。此子三年裝啞，良非易事；苟非熱心毅力有大過人者，曷堪忍此？一念動憐，收楊爲徒。

白羽小叢書

偷拳

卷上目錄

第一章	弱齡習武志訪絕學	一
第二章	入豫投師觀場觸忌	一二
第三章	路見不平解紛揮拳	二四
第四章	誤鬥強手失著一蹴	三九
第五章	獻贄被拒負氣告絕	五〇
第六章	忽來啞丐悄掃晨街	六四
第七章	劣徒遭誣恩師援手	七四
第八章	有客投東揭破陰謀	八三
第九章	娼奴嫁禍紳豪訊奸	九七
第十章	雪漫寒階於收凍丐	一一三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日初版

偷拳 卷上

白羽作

這一篇武俠的故事，不盡出於虛構；是作者從一位武術家口中聽來的。事情出在清朝季葉。那個以太極拳蜚聲河北的楊露蟬，楊班侯父子，大概是北方人所熟知的吧。現在，我要敘說他怎樣苦學，獲得北方太極拳名家的榮譽。

楊露蟬，他是一個富豪子弟，下了三載的苦心，裝乞丐，裝啞吧，從豫南陳家溝竊來絕藝。故事頗有浪漫意味；自然，寫的時候，作者不能不稍加文學上的渲染，然而大半不悖事實。

第一章 弱齡習武志訪絕學

楊露蟬世居冀南廣平府，務農爲業，承先人的餘蔭，席豐履厚，家資富有。

但楊露蟬却生而孱弱，從小多病。他父寵愛弱子，恐其不壽，教楊露蟬讀書之眼，跟從護院的武師李德發，習練武技，藉此強健身體；又買些拳圖劍譜之類，任從露蟬隨意觀摩。他父子那時做夢也沒想到：將來要以武術馳名於一代。

楊露蟬身體單細，天分却聰明；一年以後，已將李師傅最得意的一趟長拳十段錦學會了。李師傅不過是一個尋常的教頭，有些力氣，會幾招花拳罷了，並沒有精深獨到的武技。自教會楊露蟬那套長拳，不料偶因試技，竟鬧出笑話來。

時當初夏，李師傅在場子裏，看着露蟬練拳，一邊解說，一邊比畫；那一招不對，那一招沒有力量；應該這麼發，應該這麼收。楊露蟬頓悟過八，又讀了些書，一知半解，已竟有點揣摩；隨將手放下來，走近幾步，對教師說：「我練這手『擺肘逼門』和『進步撩陰掌』，總覺不得勁。勁從那裏使，才得勢呢？」說時做了個架式。李教師拍着小肚子說：「勁全在這裏呢！勁，全憑丹田一口氣。露蟬，你太自作聰明；我常說，練武的是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用力全憑氣，你那個架式不對。」露蟬忙笑道：「師傅，照你老那麼練，我總覺警拗！剛才你老說我那兩招發出的力量不對，我再來一遍，你老給我改正。」露蟬走了兩招，李教師搖頭。遂自己亮了個『擺肘逼門』和『進步撩陰』的架子，道：「露蟬，你把勁用左了，你看我這掌怎麼發？這掌力發出來夠多大力量！」露蟬道：「師傅這一招怎麼破？」李教師道：「這要用『劈拳展步』；這末一來，不就把這招閃開了麼？」楊露蟬道：「這麼拆行不行？」一身隨語轉，右腳往後一滑，右拳突從左腕下一穿，噗的一拳，搗在李師傅的鼻子上，鮮血流出來。楊露蟬道：「哎哟！弟子走手了。」

這一招隨機應變，李師傅一時按納不住，勃然大怒道：「好小子，教會了你打師傅！一頓時鼻血流離，發起哼來。楊露蟬忍笑陪罪，却不禁露出得意神色。那李教師越發惱怒，過來要抓打露蟬；却被露蟬雙手一分，閃身竄開。早有三兩個長工上來勸解，一個長工向內宅跑。李教師低着頭，拭去鼻血；見勸解的人多了，忽然省悟過來，臉一紅，對衆人擺手道：「沒事，我們過招，碰了一下。……好徒弟，你請吧。我教不了你這位少爺！」當天露蟬之父極力賠罪；李教師自覺難堪，敷衍了幾天，解館而去。這件事傳揚開了，鄉里傳爲笑談。露蟬也被老父斥責，不應該侮師。

過了幾月，有他父的一位至友，荐來一位武師，姓劉名立功，精長拳，尤以六合鈎享名於時；年紀已經高大了，而豪放不羈之氣掩蓋老態。以前執業鏢局十五六年，一帆風順；旋於六旬大慶之年，毅然退出鏢局，想以授徒，聊娛暮景。及被荐到楊宅，那精神談吐果然與李武師不同。露蟬拜師之後，教師劉立功教露蟬將以前所學的技擊試練以後，這老人背手微笑不言。露蟬問道：「莫非弟子以前所學，已入歧途了麼？」劉立功搖了搖頭，問道：「你練了幾年了？」露蟬答道：「四年。」劉立功咳了一聲，又問：

「你從前的師傅是誰？」露蟬照實說了，劉立功點頭不語。沉了沉，正色向露蟬說道：「武門中率多以門戶標榜，自矜所得，嫉視他派，詆毀不遺餘力，所以往往演成門戶之爭。武技不爲人重看，大抵由此輩無知的武夫造成的。所以我練了幾十年功夫，絕不敢妄褒貶他人，輕炫弄自己；這就是我免禍之訣，弭爭之術。武功這一門，練到老，學到老；一日爲師，終身不許忘。所遇的師傅，功夫有深淺；若說跟這位師傅練了幾年，沒得着一點真功夫，空把年華蹭踏過去，那你應當自怨擇師不慎。作師傅的不度德，不量力，固然也有不對；可是他絕沒想到把你的年華耽誤了；他還以爲盡其所長，全教給你了。不過他所得不精，終歸落個悞人悞己；所以收徒投師都是難事。」

楊露蟬點了點頭，看著劉立功又道：「我也不是真有驚人的武術，出類拔萃的功夫。止於當初我師傅教我時，專取其精，不教我好高務博。於拳義口傳心受，只將一趟長拳十段錦的精義，和六合鈎的訣要，費了十來年的功夫，才得一一領悟。我劉立功在江湖中多年，就仗着一雙肉拳，兩把鋼鈎，冒出一點虛名來。如今我們湊在一處，我當初怎麼學來的，就怎樣教給你。多咱把我這點薄技淘弄淨了，你再另投名師。我

今日只當着你一人，敢說句狂話，我還不致把你領到歧路上去。說句江湖粗話，一個將軍一個令，一個師傅一個傳授。你空練了整套的拳，可惜拳訣一竅不通，你就那麼再練十年，也算沒練。練拳不知拳訣，練劍不知劍點，那怎能練出精采來？露蟬，咱就在入手開教之前，咱們先講好了。你只當從前沒有學過，我也當你是乍入武門的徒弟，我就從初步的功夫教起；你不許厭煩，不許間斷。練武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及的事，須要有耐性，有魄力；許我不教，不許你不練。你能夠答應這幾件事，我收你這個徒弟。不然你另請他人，我不願意到老來，落個悞人子弟之名。」

楊露蟬乍聽愕然。想了想，拜謝道：「弟子願遵師傅之命，不論多少年，只要師傅願教，弟子一定耐着心，好好的學。弟子要是不好武功，從那位李老師一走……」劉教師擺手道：「好，咱們一言爲定，明天你就下場子練。」

楊露蟬一悞未曾再悞，這退休的鑿客劉立功果然有真實功夫。看他那言談氣度，沈穩變鑠，也與尋常拳師不同。開教的時候，每站一個架式，必定詳爲解釋。屬於上盤，屬於下盤，屬於中盤，在拳術中有何功用，於健身上有何效應，反覆講解，不厭求詳，一

必使露蟬真個領悟了才罷。露蟬天資聰穎，傾心嚮學，劉老師的教法又不俗，師徒相投，進步很快。劉立功算計着教露蟬固下盤，築根基，至少須有一年的工夫；那知只六七月，露蟬已將固下盤的竅要得到。劉教師欣然得意；當教師最難得的是徒弟既聰明，又聽話，遂趕緊的傳授長拳十段錦。楊露蟬一看這位劉老師所教，果然跟那李教師的截然兩樣。劉立功先將這一整套長拳，親自從頭練過；真個是守如處女，翩若驚鴻。練完，然後向露蟬講解，分拆開一招一式的運用。又把自己精心所得，與古代留傳不同之處，一一現身說教的指示給露蟬看，解說給露蟬聽。露蟬心領神會，十分悅服。

於是兩年過去，劉立功教師已將長拳十段錦中的拳訣，一一傳與露蟬。長拳中原有三十五字的拳訣，後來化繁為簡，演成十八字；相傳為武當派開祖張三丰化少林寺十八羅漢手的精華，演為長拳十八字的拳訣。可是這十八字訣的研求所得，後起各家多不相同；見仁見智，全在個人天賦，和煅煉的功夫深淺。

教師劉立功又教了三年的工夫，把自己數十年所得於拳術上的學識，傾囊而與了露蟬；露蟬也不辜負劉武師的期望。不過劉武師六合鈞這套功夫，楊露蟬却練不好；這就

因爲楊露蟬限於天賦，沒有那大的膂力。劉武師也深愧自己對於內功上，沒有十分把握，不敢妄傳內家拳，恐怕一旦授受失當，反倒前功盡棄。

楊露蟬這幾年習練武功，練得身體已不像從前那樣羸弱；瘦挺矮小的身材沒法改變，容色肌骨却已漸漸堅實。劉武師諄囑露蟬：「兩膀沒有五六百斤的膂力，不能運用六合鈎。」露蟬也深知這六合鈎並非劉武師靳而不授，實是自己力不能及，徒喚奈何。

一天，金風送爽，殘蟬曳聲，劉立功忽動鄉思；慨然對露蟬說：「我師徒五載相依，於今尙有半月之聚。中秋節過，是我歸期。嗣後你是自己下功夫，或是另投名師，別訪益友，我不便代籌。我以自己的才技所限，已經盡我所能，傾囊相授。你體質不足，聰悟過人，如果遇有深通內家功夫的武師，尙能棄短用長，別圖補救。前程萬里，諸望自愛。」

楊露蟬驟聽劉武師要走的話，十分驚愕。趕忙站起身來，肅然請問道：「老師，弟子尊師敬業，學而未成，從未敢疎忽；莫非弟子有失禮的地方？下人們有伺候不周的麼？弟子於老師所授的武功未窺堂奧，那敢說自己研求？還望老師多住二三年，弟子多得

一

一

些教益。」劉老師欣然笑道：「霞蟬，我們師徒相處已久，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脾氣麼？我雖沒多念過什麼書，可是懂得言必信，行必果。你我師徒有言在先，我初來時說的話，你難道忘了？你父子待我情至義盡，當教師的能遇上你這麼好學知禮的徒弟，於願已足。你技藝已然粗成；我呢，年衰倦遊，亟欲歸老田園。彼此神交，你不必作那種無味的挽留了。」

楊露蟬深知劉老師的秉性直率，言行果決；不敢再言，悄悄的把劉武師要走的話，稟明了老父。父子暗中給劉武師預備豐富的行裝；到中秋節日，父子歡然置酒餞行。快飲數日，情意拳拳；教師劉立功捻鬚欣然，十分心感。到八月十七日那天，劉武師就要走了；晚間，父子把所預備的行裝，及歷年劉武師未曾動用的束脩，全數捧送出來。束脩之外，有兩套嶄新的衣服，紅紙封裹着五十兩銀子，用托盤托過來，恭恭敬敬的放在劉老師面前。說道：「這是老師歷年所存束脩，四百七十五兩。這五十兩銀子和這幾件衣服，算是徒弟一點心意，老師賞收吧。」劉立功含笑說道：「你們也太認真了，說實在的，我家中尚不指着這種錢餬口。你們收起來，替我存着；那時我用得着，再找你們

要來。這身衣服我倒拜領了。」劉武師雖則這麼說，露蟬父子那肯聽從？不待師傅吩咐，遂把銀子包裹給打歸在一處，教人收拾好了。又泡上茶，坐在一旁，要敬聽師傅臨別的贈言。

劉立功教師見露蟬父子這等熱誠，不禁有感於中，向露蟬道：「可惜我的武學太淺，你的天分甚高，教我空捨不得你這好徒弟，已沒有什麼絕技來教你。緣盡而已，尙有何言？」露蟬忙答道：「師傅，您既看得出弟子來，弟子也實是跟老師情投意合；往後何在乎教我不教，就多在我舍下盤桓幾年，指點着弟子，也總比弟子瞎練強啊。」露蟬說了這話，再看劉武師，仰面不答，好像沒聽見，楞柯柯似在思忖什麼；露蟬遂不便絮聒。沈了一刻，劉武師方才慨然對露蟬說：「你將來打算做什麼呢？」露蟬道：「弟子因病習武，多得其益；鑽研既勤，愛好益深。我已經在這道上用了功夫，索性就把它練出點眉目來，也可以從中成名立業。」劉武師道：「我十分愛惜你這天資，你若得遇名師指點，不難成名；要是半途而廢，我也實在替你可惜。我之所學既已傾囊相贈，我實在不能再耽誤你，現在我指給你一條明路吧。河南懷慶府陳家溝子，有一位隱居之士，

姓陳字清平。他幼遇異人，傳授給一身絕技；推演太極圖說，本太極生兩儀之理，演為拳術，名為太極拳。這種拳術渾一歸元，實有巧奪造化之功；所有別派拳家多半賣明他的手法。這種拳術不止於所向無敵，並且有益壽延年，養生保命之效，以巧降力，轉弱為強之妙。依你這種天資，牽就你這種體格，你若拜太極陳為師，那時捨短用長，以巧降力，何患不能成名？」

露蟬欣然答道：「師傅既知道有這位名師，咱們何不早早把他請來。弟子明日就備重禮，打發人去請這太極陳陳老師去。」劉武師啞然失笑，向露蟬點點頭道：「你看得實在太容易了。這位太極陳陳老先生，不是你銀錢所能請得來的，也不是人情面子所能感得動的。你想把陳先生請到你家來，豈不是傻話麼？就是你備上千金重禮，他也未必肯來。」

楊露蟬臉一紅，忙說：「弟子是個小孩子，不明白的事太多，老師你看我該怎麼辦呢？」劉立功捻鬚微笑道：「大凡奇才異能之士，性多乖僻；這位陳老先生更是古怪異常，作事極不近人情。他身懷絕技，他門下弟子倒沒有多少。他以自己獨得之秘，經過

二十多年的精思苦練，始獲得拳招訣要；他以爲這太極拳得來既非容易，所以他也不肯輕輕傳授於人。他又恐怕傳付非類，反倒將他的門戶清名沾污了；所以擇徒極苛，既不講情面，也難款之以利。他這個人實是狂狷之流，孤高鯁介；他又是素封之家，無求於人，閉門高臥，足樂生平。因此養成了一種一介不取，一介不予，軟也不吃，硬也不怕的性格，他這種人委實不好對付。我看你的天資，若半途而廢，未免可惜，所以想勸你轉到太極陳門下，定能發揮你的天才，成名於天下。但是要請他來，那是什九辦不到的；你應當專誠赴塚，拜投到他的門下才行，這只看你的機緣了。」

露蟬不禁作難道：「老師的意思，是教我登門投師；這位陳老師性情既這樣孤高，我又跟他素昧平生，無一面之識，老師可以不可以給我寫一封薦書？」劉立功擺手道：「那倒沒有用處；告訴你，志誠可以動人。你只要安心求學絕藝，虔誠優禮的登門獻贊，叩求收錄，這比人情荐送，反而強得多；況且我跟太極陳也不過慕名，並不認識。露蟬，我因你志趣不俗，所以指示你一條明路。你願去不願去，你慢慢仔細思量，也不必忙在一時。」

一席話打去露蟬不少高興。楊露蟬低頭尋思良久，忽然一挺身子，向劉立功問道：「老師，由廣平府到懷慶府陳家溝子，共有幾天的道？是起旱，是坐船？往返該多少路費？」

第二章 入豫投師觀場觸忌

五年以後，楊露蟬父喪既除，負笈出門，由故鄉策驢直指河南。

當教師劉立功散館還鄉時，楊露蟬陪師夜話，已將路程打聽明白。劉立功心知這個愛徒年紀雖小，頗有毅力；只是少不更事，人雖聰明，若一涉足江湖，經驗太嫌不夠。劉武師一片熱腸，將自己數十年來經驗，和江湖上一切應知應守應注意的話，就一時想到的，約略對露蟬說了許多，楊露蟬謹記在心。劉武師去後，楊露蟬便要出門游學；偏生他完婚未久，老父棄養；直就誤了五個年頭，方才得償素願，踏上征途。

楊露蟬風塵僕僕，走了十餘日，已入懷慶境。投宿止店，飯後茶來，楊露蟬一時睡不着，信步出來，在店院中踏月閒步。尋思着已將到陳家溝子了，應當怎樣虔誠拜師，

怎樣說明自己的心願，怎樣堅求陳清平收錄。也可以先把自己以往所學說一說，好教陳老師瞧得起自己是個有志氣的少年。心中盤算着，在院中走來走去，時而仰面望月，時而低頭顧影。這時候店中旅客俱都歸舍，聲息漸靜；只有幾處沒睡的，尙在隱隱約約的談話。忽然從別院中傳來一種響亮的聲音，乍沈乍浮；傾耳尋聽去，却似是武器接觸的磕碰之聲。性之所好，精神一整；楊露蟬不覺挪步湊了過去。尋聲一找，知道是在東偏院中。小小院門，門扇虛掩，楊露蟬傍門一站，分明聽出講武練技的話聲來。

楊露蟬是少年，又是富農之子，不習慣江湖上的一切禁忌。這聲音好像一種絕大的誘力，楊露蟬人雖聰明，却做了傻事，一聲沒言語，推門逕入。

嚇！方形的院落，十餘丈寬闊；月光中，東牆下，站立着四十多歲的一位教師，手握單刀，做着劈砍之勢。面前分立着三五個少年，似正聽教師講解。場那邊也有七八個短裝男子，各持刀矛棍棒，正在舞弄。小院門扇吱的一響，武場中的少年一多半住手不練，眼光一齊廻注在楊露蟬身上。那個四十多歲的武師也很錯愕的，收刀轉臉道：「你找誰？」

楊露蟬這才覺得自己魯莽了，忙拱手道：「打攪，打攪！我是店裏的客人。……」

教師上眼下了看楊露蟬，雖是二十多歲，却只像十八九的大孩子。教師道：「哦，你是幾號的客人？二更多天了，你有什麼事？」又向門扇瞥了一眼，對一羣少年說道：「你們誰又把門開開了？沒告訴你們麼，練的時候，務必門上？」一個少年說道：「老師！是我剛才出去解小溲，忘了上門了。」這武場中的師徒十餘人，神色都很难看。楊露蟬不禁赧然，說道：「對不住，我是九號客人，夜裏睡不着，聽見你們練武了。一時好奇，貿然進來，不過是瞧瞧熱鬧。老師傳別過意，諸位請練吧。」

那教師又看了看楊露蟬，見他瘦小單弱，不像個踢場子的，遂轉對弟子說：「他是店裏的客人，年紀青，外行，不懂規矩，你們練你們的吧。」那一班少年，有的照樣練起來，仍有兩個人還是悻悻的打量露蟬。

楊露蟬到此混既不能、留又無味，臉上露出窘態。那個教師倒記露蟬叫到裏面，向露蟬說道：「聽你的口音，好像黃河以北的，沒領教你貴姓？」露蟬道：「我是直隸廣平府的，姓楊，請教老師傅貴姓？」教師道：「在下姓穆，名叫穆鴻方；這個小店，就

是我開的。我在下自幼好練，沒有遇着名師，甚麼功夫也沒有。不過鄉鄰親友們全知道我好這兩下子，硬攛掇我立這個場子。我這些徒弟也都沒有外人，不是我們教門老表，就是靠近朋友的子姪；我教的對不對，都有個包涵。好在他們也就是爲練個結實身子，也沒打算藉習武成名，若不然我也不敢就悞他們。我早跟他們說過，我這個場子只要是有入一踢，準散。」說到這裏，向露蟬微微一笑道：「我討個大說，老弟你這麼貿然一闖，我們真全疑心你是踢場子來的。這一說明，你又是我店裏的客人，我穆鴻方更不能說別的了。我說句教老弟你不愛聽的話吧，常出門在外，可以謹慎一點。把式場子是交朋友的地方，也是惹是非的所在；不打算下場子，趁早別往這裏來。卽或是你也會武，打算拿武學訪道；試問既鉤着場子，在這裏教着一班徒弟，若是輸給人家，書想還能立脚不能？所以教場子的老師，一遇上有串場子的，那就是他拼生死的日子到了。但是不會武術的，難道就不能往把式場子來嗎？也不盡然，一樣也能來。像老弟你是這店裏的客人，晚上心裏悶的慌，又愛看練武的，可以先找店裏夥計問問他，誰鋪的場子；教他領你來，那不就沒包涵了麼。老弟你可別怪我饒舌；因爲少年氣盛，我若不在這裏，這

班徒弟們倘若嘴裏有個一言半語不週到，老弟你是聽不聽呢？說了半天，老弟你既喜愛這個，多少是會兩手。天下武術是一家，萬朵桃花一樹生，你會什麼，練兩下，這也不算你踢場子。」說着將手一拱道：「請下來，練兩手。」

楊露蟬滿面羞慚，想不到一時冒昧，惹來人家這麼一塲教訓。這總怪自己太沒有經驗，這一來倒得長長見識。此時穆鴻方反而揶揄露蟬下場子；露蟬靈機一動，暗想：「這個穆鴻方定是個老奸巨滑，他分明指點我，這下場子便是明跟教師結仇。這時他又竭力引逗我，教我露兩手；我只要一說會武術，他一準認定我是來踢他場子的了。」

露蟬心中盤算，忙向這位尊老師抱拳道：「失敬，失敬！原來穆老師是教門的人。我久聞得教門彈腿，天下馳名。在下是沒有一點經驗的年青人，從小看見練武的就愛。只是我們老人家不喜好這個，我空有這個心，也沒有一點法子。老師傳教我練兩手，我可練甚麼呢？請想我除了挨打，還有什麼能為？」穆教師哈哈一笑，隨說道：「你真不會倒很好；練武的最怕只會點皮毛，沒有精純的功夫，反倒是賣禍之道。你既有這種心意，不妨將來有機會找一位名師練練。」露蟬道：「我將來一定要訪名師，學練幾年。」

穆老師！你這練的是那一門的功夫？我想大約是太極門吧？」穆老師道：「你怎麼猜我是太極門？」露蟬道：「我因為聽人說，您這懷慶府出了一位太極拳名家陳老先生，河南北，山左右，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這位陳老師功夫精深的。我想您守在近前，想必也是太極一派，不知可是麼？」

穆老師聽了，點點頭道：「老弟，你說得倒是不差。不過這太極門的拳術，談何容易？我們離着陳家溝子很近，不過幾十里地，可是空守着拳術名家，也沒有機緣來學這種絕藝。陳老先生這種功夫一向是不輕傳授，不肯妄收弟子。我這種莊家把式的老師，還妄想依傍陳老師的門戶麼？我當初練武的時候，這位陳老師尚未成名，我那時簡直不知道武林中有這麼個人。起得太極拳見重於世，陳老師名噪武林，我已竟把年歲錯過了。再想重投門戶，就是人家肯收我，我也不能練了。歷來我們練武的門戶之見非常認真，半路改投門戶，尤其為教武術的所不喜。我們教門中人，若連本門的十路彈腿全練不到家，再想練別的功夫，那教本門中看不起。老弟，這位陳老師的事情，你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你聽誰說的？你可是有心拜在陳老師門下習武麼？」

楊露蟬經這一問，心裡非常游移，遲疑着答道：「我麼？我是聽我們家中護院的講究過；因為今天到了懷慶府境內，所以一時想起這位陳老師來，跟您打聽打聽。像我這種笨人，還敢妄想學這種絕藝麼！」穆鴻方含笑答道：「老弟，你不用過謙，像你體格雖然稍差，可是這份精神足可以練這種絕技。聽說陳老師這種太極拳，不是儘靠下苦功夫，就能練的出來；這非得有天資，有聰明，才能領悟得到。只就他這種拳名，便可以看出含着極深的內功，實寓有陰陽消長，五行生剋之妙。像老弟你若是入了陳老師的門戶，用不上三年五載，何愁不能成名？」

楊露蟬聽穆教師滔滔說來，知根知底，不由得心中高興，不覺的脫口說道：「穆老師傅，像我這種體格，要想練太極拳門，人家陳老師可肯收錄嗎？」穆鴻方道：「那就在乎自己了；只要你虔誠叩求，怎見得人家不收。你只要真打算練這種絕藝，就得心無二念，別拿著當兒戲就行了。」楊露蟬道：「我天性好武，別說遇上名師，不敢輕視；就連我從前遇上的那種混飯吃的老師們，我也不敢慢待。」露蟬說到這裏，忽覺得自己把話說漏了，想其掩飾，又不知說什麼好，不由得面紅耳赤起來。穆鴻方咲咲一笑道：

：「老弟，你還是練過功夫，你何必瞞着呢？你究竟練的是那一門？令師是那位？沒有什麼說的，既然會武，就是一家人，咱們考究考究手法。這也不算你踢場子，我也不拿你當江湖訪道的朋友看待；來來來，咱們走兩招。」說着回顧徒弟道：「你們看老師的眼力如何？」回頭來又向露蟬道：「老弟，你不要客氣；說句江湖土話，光棍眼裏夾剪，我一看就知你不是誠心來找我的；可是我一看，早就看出老弟你會功夫來了。老弟，尊師是那位？題起來我或者許認識。」

這位穆教師竟向露蟬問起師承來。露蟬一想：「劉老師的姓名實在說不得，我的功夫沒有深造，沒的給師傅露臉，別給老人家現眼才好。」遂正色說道：「我方才說的是實話，不過着家裏護院的師傅們練功夫，日子長了，磨着人家教個一招兩式的，那能

算師承

穆鴻方道

「老弟你太謙了，我們論起來全是武林一脈，武術會的多會的少，滿沒

有什麼說的。老弟你既不肯題貴老師的大名，那麼練的是那一門呢？」楊露蟬道：「教

穆老師笑話，我是好歹練過幾天長拳；不過只會個大路子，究竟拳裏的奧妙，我是一點

不懂。所以在外人面前，從來不敢說會武二字。穆老師是武林前輩，既承你老一再動問，說出來也不怕你老見笑，其實我還得說是武門外行。」穆鴻方笑了笑，說道：「客氣，客氣，我們還有什麼說的？你是我店裏的客人，我決不能按平常的武林朋友待你。來，咱們過兩招，解解悶。」

楊露蟬往後退了一步，擺着手道：「這可真是笑話了！您要是教我下場子，還不如您打我一頓呢。」穆鴻方道：「甚麼話？老弟你太拘執了，這有什麼干係？咱們不過是比畫着玩；咱們把話全說開了，難道還真個動手嗎？說句不客氣的話吧，我在下也練過幾天長拳。可是教我的這位老師傅是個南邊人，教的日子又淺，口音又不大明白；好容易才學會了。趕到後來，我在別位行家面前，一練這趟長拳；人家看着就搖頭，說是招式各別，全不一樣。我這才知道南拳和北拳又有不同；只要遇上北派拳家，我就一定要領教領教。今晚僥倖又遇上了老弟，我太高興了！我們又可以對證對證了，到底我的長拳跟北派拳不同的地方何在。我也不是定要跟老弟你較量誰的功夫純，誰的招術巧；你只要把你的拳路比畫一下，我也把我的拳路練給你一看，我也開開眼，你也開開眼，

咱們兩受其益。這總沒有說的了把？」

露蟬被穆鴻方一再逼拶着，簡直有些不能再擺脫了。帶着遲疑不決的神色，很羞澀的向穆鴻方說道：「穆老師，我已一再說明，實在說不上會武；我只練過這趟長拳的大路子，至於怎麼拆，怎麼用，我實是一竅不通。穆老師非要叫我練不可，我只好遵命；只望穆老師多多包涵，多多指教我。」穆鴻方含笑答道：「嚇，老弟，你太已謙虛了！你不要疑疑思思的，我還能欺負老弟不成麼？」說着將雙拳一抱道：「請！」

穆鴻方步步緊逼，楊露蟬無法再拒，遂說道：「我謹遵台命，我自己老着臉練一趟；有不對的地方，你老多指點。要是跟我過招，我可不敢。」穆鴻方道：「老弟，你請練吧。」

穆鴻方一側身，將手一揮，向一班徒弟們說道：「你們閃開點，看這位楊師傅練兩手，你們學着點。」徒弟們譁然的散開，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議。露蟬心裡暗自怙愎：「一時的莽撞，自尋來煩惱！我若是往好處練，他定要逼我動手。我若不好好的練，恐怕他們又要當面嘲笑我。我該怎麼辦呢？」自己一邊往場子裏走着，一邊心裏盤算着，倏

然把主意打定，且先不露自己在拳術上的心得；「我倒要先看看這位穆師傅到底有真功夫沒有？果然看准了他的本領，我真能降的住他，就給他個苦子吃，教他往後少要倚老賣老，看不起我們年青人！」尋思着，已走到場子南頭，穆鴻方跟在露蟬身旁，那一班徒弟們散漫在四週，十幾對眼睛全釘住了露蟬。

楊露蟬赧赧的先把心神攝住，只裝作看不見這些人。溜了半圈，立刻向穆鴻方雙手抱拳，一揖到地，又向四面一轉道：「老師傅，衆位師兄，別見笑，多指教，我可獻醜了。」說了這句，立刻一立門戶，按長拳擺了一個架式，向穆鴻方道：「這麼開式對麼？」穆鴻方道：「那有什麼不對？老弟你練吧，別要客氣。」楊露蟬這才雙拳一揮，眼神一領，立刻一招一式的練起來。

露蟬故意的把這趟拳練得放慢遲滯。穆鴻方微笑着，向他一班徒弟說道：「你們看見了？人家這位楊師傅這趟拳，才是受過名人真傳。你們看，練的多穩，練的多准！」露蟬把這趟長拳九十一式，從頭練完，雖然拳慢，手法到家。一收式，復向穆鴻方抱拳道：「獻醜獻醜，讓穆老師見笑！那招不對，穆老師費心指教指教。」穆鴻方凝神看完

，眼珠一轉，笑着湊過來，說道：「老弟別客氣，練的很好，這才真正是名師所傳。不過，這裏頭還真應了我的話。老弟所練的不是不對，實在你我彼此不同；看起來南派北派果然有別。老弟你那手『仙人照掌』跟我練的截然兩樣。老弟，你再比畫一下看。」

露蟬聽了心想：「也許南派北派真個不同，我何不趁這機會，引逗他也練練？究竟是怎麼個不同，我也長長見識。」遂欣然來到場心，穆鴻方也跟了過來。露蟬照樣亮了個『仙人照掌』的架式；穆鴻方道：「老弟，這一手最顯然不同，你這手變招是什麼？」

露蟬道：「這是個攻勢；這招用不上，跟着變招一殺腰，用『連珠箭』，上步穿掌。」

穆鴻方道：「我當初學這手時，我的老師說過：這手『仙人照掌』只要用不上，趕緊撒招以守，取走，不能攻。——這不是跟北派長拳大相反了麼？來，老弟，你只管進招，

我按一個試試；看看這兩種打法在實用上，到底那個得力，就知道那一種練法對了。」

露蟬此時見穆鴻方說的情形頗為蹊蹺，不覺的引起好奇心，心想：「我不過假裝不會！我若是真打不出功夫力量來，連劉老師也暗含着跟我栽了。」心裏這麼想，口中還是謙謙讓讓的說道：「我只能擺個架式，我那配向老師傳發招呢？」穆鴻方道：「老弟，

你又固執了；武術上要不要這臨其境的換招，那能分的出好歹來。再者，我說句放肆的話，我還會教老弟你打着麼？」

楊露蟬臉一紅，暗中着惱：「你也太狂了！你就看透我打不着你麼？」陡向穆鴻方說道：「這麼說，我就遵命。……」楊露蟬仍施「雙照掌」的招術，倏然往外一撒招；穆鴻方用「雙推窗」一接道：「這就把你的招術拆了。」露蟬驟然將精神一振，手足利落，與剛才判若兩人。拳風一斂，往回撒招；突往下一殺腰，右腳往前搶半步，半斜身把右掌穿出；掌力挾風，嗖的往穆鴻方腰上擊來。不料這穆鴻方容心要到辱人！腳底下連動也沒動，容得露蟬拳到，立刻的凹腹吸胸，腰上微往右一閃，右手裏的把露蟬腕子刁住，「順手牽羊」，往外一帶，右腿往露蟬的右腿迎面骨上一撥。借力打力，咕咚，把露蟬摔了個嘴啃地；一班徒弟譁然大笑起來。——這一招並不是長拳，乃是穆鴻方精擅的彈腿的一招。

第三章 路見不平解紛揮拳

穆鴻方慌不迭的搶上一步，伸手相扶道：「這這怎麼說的！太對不住了，擡着那兒

沒有？」

仗着武術場子上，是全鋪細沙的土地，露蟬又用左手支撐着，算沒把臉搶破。露蟬站起來，臊的臉都紫了；心上十分難堪，勉强的笑了笑，向穆鴻方道：「穆老師，謝你手下留情！你這才信我沒有功夫吧；你要想打我這個樣的，絕不費事。我……我本來不會麼。」穆鴻方冷笑一聲道：「老弟，你下過功夫，沒下過功夫，你自己總知道；若不是我姓穆的還長着兩個眼珠子，哼，准得教你臊住了！」回頭向徒弟們說道：「怎麼樣，你老師沒瞎吧？」呵呵的大笑了兩聲，又道：「你們看人家，年紀青青的，總算練的不含糊。錯過是你老師，換個人，就得扔在這裏。」

楊露蟬方才明白，人家竟是借着自己，炫耀拳招，好增加門徒的信佩。越發的羞愧難堪，當時也不敢跟他翻臉，含着一肚子怒氣，向穆鴻方抱拳拱手道：「穆老師，我打攪了半天，就悞了師兄們練功夫。我跟你告假，咱們明天吧。」穆鴻方立刻堆下笑臉來道：「老弟，你怎麼真惱我了？我不是說在頭裏了嗎？就是我們兩人過招，也算你踢我的場子；誰勝誰敗，全不得擺在心上。老弟你怎麼認起真來？」露蟬道：「那是

倫 卷 上

穆老師多疑，我要早早歇息，明天還要趕路呢。」穆鴻方道：「老弟，你可真想投到太極陳門下學藝麼？」露蟬至此更不隱瞞，立刻說道：「不錯，我天性好這個，學而不精，到處吃虧受欺；我立志投訪名師，要把功夫練成了，免得教人輕視。我這次出門，就是專爲這個。」說罷轉身，穆鴻方忙道：「好，有志氣！老弟，我是直性人，有話就要說出來，你可別多疑。我想武術的門戶很多，那一門的功夫練純了，全能成名。你何必認定了非投太極門不可呢？只怕老弟你去了，白碰釘子。這位陳老先生脾氣那份古怪，就別題了，誰跟他也說不進話去。他這太極拳享這麼大的威名，可是並沒什麼徒弟，這麼些年只收了五六個。慕名來投奔他的可多呢，只是大遠的奔了來，個個落得敗興而返；簡直他不願收徒。並且就是勉強求他收錄了，兩三年的工夫，不准教個一招兩式。只我們這本鄉本土練武的人，跟這位陳老先生幾乎是怨言載道；就因爲他拒人太甚了。楊老弟，我不是打你的高興，只怕你這次去了，還是白碰釘子。再說學旁的武功也是一樣，何必定找這種不近人情的人呢？」

露蟬此時對於這位穆老師，已存敵視之心；就是他的話全是真的，自己也不肯聽他

○遂虛與委蛇着說道：「好吧，我自己思索思索，我現在還拿不定主意。」強忍著滿腔羞忿，遮斷了穆鴻方的話頭，略一拱手道：「明天再談！」說罷，不容他答話，轉身就走。穆鴻方很得意的裝出十分的謙虛，笑着說道：「別走啊，咱們再談談。……睜了？咱們明天見，我可不遠送了。」

楊萍蟬半轉身子說道：「不敢當！」拉開門門，悻悻的出了別院，回轉自己房間內，把門掩了。○躺在床上，越想越難過，想不到自己無端找了這場羞辱！由此看來，要學驚人武術，非得遇上名師，下一番苦功夫不可；不然的話，就得絕口不題武術二字。江湖上險詐百出，自己就是拿誠意待人，人家依然以狡詐相對。這位穆武師把自己玩弄得如此歹毒，這就是很好的教訓。這真應了那句俗語：「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剖一片心。」一時惑於他的長拳南派北派的一番鬼話，吃了這眼前大虧，從此可要記住了！輾轉思忖，直到三更過後，方才入睡。天方亮趕緊起來，自己不願再見那個穆店主，遂招呼店夥打臉水，算清店帳。打聽明白了赴陳家溝子的道路，距此還有六十多里的道路，立刻忽忽離店；僱了匹脚程，趕奔陳家溝子而來。

露蟬出離店房，心中煩惱，跟那脚夫有一笑沒一笑的閑談，打聽陳家拳在當地的聲勢。行行重行行，在中末兩初，已到了陳家溝子。遠遠望去，這陳家溝子是個很大的鎮甸，聽脚夫說：「這裏三六九的日子，都有很大的集，附近四十多個村庄都要趕到這裏交易。」那趕脚的向楊露蟬問道：「你老到這裏來，是看望親友，還是路過此地？你若沒有落脚的地方，這一進陳家溝子鎮甸口，就有一座大店。要是錯過這裏，可就沒有好店了。」

露蟬想了想：「天色倒是不晚，只是初到這裏，也得稍息征塵，問問當地的情形，訪訪陳老師的爲人，再登門求見，方不冒失。我不要再冒失了！」拿定主意，向脚夫說道：「我是看望朋友來的，倒是有地方住，我怕乍來不大方便。店裏要是乾淨，我就先落店吧。」脚夫把大指一挑道：「喝！三義店乾淨極了，淨住買賣客商，你老住着準合式。」露蟬道：「那麼就住三義店吧。」露蟬那里知道，脚夫是給店裏招攬客人，他好賺那二十個大錢的酒錢。來到店中，那是什麼大店？分明是極平常的一座小店罷了。露蟬想着，不過住一兩晚上，倒不管什麼店大店小；見了陳老師，自然獻贊拜師，就可住

在老師家裏了。

由店家招待着，找到了一間稍爲乾淨的屋子，露蟬歇了。到晚間，就向店夥仔細打聽這太極陳的情形；只是傳說互異，跟那劉武師，及那穆鴻方所說的並不一樣。露蟬東扯西拉的問了一陣，心裏半信不信，遂早早安歇。第二日一早起來，梳洗完了；問明了太極陳的住處，遂把所備的四色禮物帶着，逕投陳宅而來。

順着大街往南，走出不遠，果然見這趨街非常繁盛。往來的行人見露蟬這種形色，多有回頭注視的。因這陳家溝子雖是大鎮甸，却非交通要道，輕易見不着外縣人的。走到街南頭，路東一道橫街；進橫街不遠，坐北朝南有一座虎座子門樓；雖是鄉下房子，可是蓋的非常講究。露蟬來到門首，只見過道內，有一兩個長工，正在那里閑談。露蟬覺得這房子跟店家所說陳宅坐落格局一樣。遂走上台階，向過道裏的長工們道了聲辛苦，請問：「這裏可是陳宅？」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長工，站起來答話道：「不錯，這是陳宅，你老找誰？」露蟬道：「我姓楊，名叫楊露蟬，直隸廣平府人，特來拜望陳老師傅的。陳老師傅在家麼？」一面說着，把所帶的禮物放下，從懷中掏出一張名帖，拱了

拱手，遞給長工。那長工把名帖接過去，看了看，一字不識，向露蟬說道：「老當家的在家呢。」一個年輕的長工在旁冷笑道：「老黃，你又……你問明白了麼？」露蟬忙搶著說道：「大哥，費心回一聲吧。」長工老黃捏着那張名帖，走了進去。等了半晌，老黃紅頭漲臉的從裏面出來，手裏仍然拿着那張紅帖，來到露蟬面前，喪聲喪氣的說：「我們老當家的出去了，給你帖子吧。」

露蟬一怔，忙拱手問道：「老師傅甚麼時候出去了？」老黃道：「誰知道，他走也不告訴我，我知道啊！」楊露蟬說道：「他老人家什麼時候回來？」長工把帖子塞給露蟬道：「不知道，不知道。你有什麼事情，你留下話吧。」說着一屁股坐在長凳上，拿起旱煙袋來，裝煙葉，打火鏢，點火絨，撮着嘴吸起煙來。

露蟬揣情辨相，十分悵悵。只是人家既說沒在家，只好再來。遂陪着笑臉道：「倒沒有要緊的事，我是慕陳老師傅的名，特來拜望。勞你駕，把名帖給帶進去。這裏有我們家鄉幾樣土產，是孝敬陳老師傅的，也勞駕給拿進去吧！我明天再來。」那長工老黃翻了翻眼說道：「你這位老爺，怎麼這麼麻煩！不是告訴你了，沒在家，誰敢替他作主

！你趁早把禮物拿回去，我們主家又不認識你！」

這一番話把楊露蟬說得面通紅，不由面色一正，說道：「不收禮也不要緊呀！」那個年青的長工忙過水解說道：「你老別過意，我告訴你老；我們老當家的脾氣很嚴，我們做錯了一點事，毫不容情。聽你老的意思，大概跟我們主家不很熟識。這禮物你拿回去，等着見了我們當家的，你當面送給他。我們一個做活的，那敢替主家收禮呢？」露蟬一想，也是實情，這禮物只好明天再說了；舉着名帖，復對長工說道：「在這張名帖，還求你費心！」長工將手一擺道：「這名帖也請你明天再遞好了。你老別見怪！」

楊露蟬只好回轉店房，心想：「難道這麼不湊巧？他一定是不見我吧！但是他就是拒收門徒，他還沒見我，怎知我的來意呢？」無精打采，在店房中悶坐了一會；便想叫店夥來，再打聽打聽這陳清平的爲人；偏偏店裏很忙，店夥沒工夫跟他閑談。直到午飯後，楊露蟬才叫來一個店夥，說到這登門訪師，陳清平人未在家，禮物沒收的話。店夥道：「這位陳老師傅可不容易投拜。我們這一帶的人差不多全好練兩下子；只因當初

偷 拳 卷 上

匪風鬧的很兇，各村鎮全有鄉防，那個村鎮都有幾處把式場子。自從這位陳老師傳出了二十多年門，回來之後，一傳出這種太極拳的武術來，誰也不敢再在這裏鋪場子了。全想着跟他老人家學兩手；只是誰一找他，誰就種釘子。兩個字的批語，就是「不教」。○從前也有那看着不忿的人，就拿武術來登門拜訪；只是一動手，沒有一個討了好去的。○人家驕傲，真有驕傲的本領呢！後來漸漸沒有人敢找他來的了。可是我們這陳家溝十，從此以後，也就沒有出過一回盜案，連鄰近幾十個村莊也匪氛全消；這是見人家的威望了。這一班闖江湖吃橫梁子的朋友，固然全不敢招惹他；可是練武的同道，也都不願意交往他，他就是這麼乖古！」露蟬道：「這麼說，難道他一個徒弟也不教嗎？」店夥道：「那也不然，徒弟倒也有，據說全是師訪徒。他看准了誰順眼，他就收誰；你要想找他，那可準不行。」露蟬聽了，不禁皺眉。店夥又道：「你老多住一兩天也很好，我們這裏是三六九日的草場，明天就是初九。這裏熱鬧極啦，你老可以看看。」店夥出去了，楊露蟬非常懊喪。

第二日天才亮，就聽見街上人聲雜沓，車馬喧騰；露蟬知道這定是趕集的鄉人運貨

進鎮了。自己也隨着起來，店夥進來打水伺候。吃過早點，悵然出門，到店門外一站。果見這裏非常熱鬧，沿着街道盡是設攤售貨的；其中以農具糧食爲大宗，各種日用零物，果物食品，也應有盡有。露蟬略看了看，回身進店；想了想，換好衣服，仍然提着禮物，帶着名帖，再奔陳宅。

這條街上，因爲添了臨時趕集的攤販，來往的鄉人又多，道上倍顯着擁擠；不時還有路遠來遲的糶車，貨車，一路吆喝着進街。街道本窄，就得格外留神；一不小心，便要碰了人，踩了地上的貨攤；「借光，借光」之聲，不絕於耳。露蟬將手中的四色禮物包，高高的提着往前走。走出沒多遠，街道更形狹窄了，兩邊盡是些賣山貨的、賣租磁器，和道口特產鐵器的。正走處，突然從身後來了一頭小驢，驢頸上的銅鈴嘩嘩響得震耳。露蟬忙側身回頭，往後一看：是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少年，新剃的頭，雀青的頭皮，黑鬆鬆的大辮子盤在脖頸，白淨淨一張臉，眉目疏秀；穿着一身紫花布袴褂，白布襪子，藍色搬尖魚鱗大掖根沙鞋；左手抓着韃繩，右手提着一根牛皮鞭子，人物顯得很精神。這一頭小黑驢也收拾得十分乾淨，藍氈韃，大呢坐鞍，兩隻黃澄澄的鏡。在這麼

倫 參 參 上

人多的地方，這驢走得很快，很險；但是少年的騎術也很高，在這鈴聲亂響中，閃東避西，控縱自如。那前面走路的人們也竭力的閃避着，眨眼間小驢到了楊露蟬的身旁。露蟬慌忙往旁邊一閃，手提的東西悠的一盪，整碰着驢頭，險些撞散了包。露蟬方說道：「喂，留點神呀！」一語未了，少年的驢猛然一驚；少年把驢一帶，躲開了楊露蟬這一邊。沒躲開那一邊；小驢却將露西的一個賣粗磁的攤子蹀了一蹄子，擺着的許多磁盆磁碗，希里花拉，碎了好幾個。

賣磁器的是個年約四五十歲的莊家人，立刻驚呼起來。這一嚷，過往行人不由得止步回頭；那騎驢的少年立把韁繩一帶，驢竟竄了開去。賣磁器的老頭子站起來，一把抓住了驢嚼環，大嚷道：「你瞎了眼了，往磁盆子上走！我還沒開張呢，蹀壞了想走？不行，你賠吧！」少年勒韁下驢，湊到賣盆子的面前道：「蹀壞了多少，賠多少，瞎了眼是什麼話？可惜你這麼大年紀，也長了一張嘴，怎麼淨會吃飯，不會說人話呢！」賣磁器的紅漲着臉，瞪眼道：「噫！眼界不瞎，爲什麼往我貨上蹀？蹀壞東西，還瞪眼罵人？哼，少賠一個小錢也不成；我這是一百吊錢的貨！」少年氣呼呼說道：「蹀壞你幾

個盆，你就要一百吊錢？你不用倚老賣老，這是官道，不是專爲你擺貨的。許你往地上擱，就許我蹀。我不賠，有什麼法你使吧！」那老頭子慫聲相報道：「你不賠，把驢給我留下！小哥兒，你爸爸就是萬歲皇爺，你也得賠我！」

少年見這賣磁器的捋住了驢嚼環撒賴，不禁大怒道：「想留我的驢，你也配！」把手中牛皮鞭子一揚道：「撒手！」老頭子把頭一伸道：「你打！忘八蛋不打！」一言未了，吧的一下，牛皮鞭抽在老頭子手腕子上，疼的他立刻把嚼環鬆開，大叫道：「好小子，你敢打我？我這條老命賣給你了！」兩手箕張，往前一撲，向少年的臉上抓來。少年把左手韁繩一拋，一斜身，「金絲纏腕」，把賣磁器的左胳膊抓住；右手鞭子一揚，喝叱道：「你撒野，我就管教管教你！」吧的又一鞭子落下去，賣磁器的怪叫起來；吧的又一鞭子。突然從身後轉過一人，左手往少年的右臂上一架；右手一推那老頭子，朗然發話道：「老兄，跟一個作小買賣的，這是何必呢？」

騎驢少年沒想到有人橫來攔阻，往後退了一步，方才站穩。那賣磁器的也被推得踉踉跄跄，退出兩三步去，教一個看熱鬧的從背後揉了一把，才站住了。

少年一看這推自己的是一個年紀很輕，身形瘦弱的人；穿着長衫，說話的口音不是本地人，手底下竟很有幾分力氣。不禁蕊的一驚，臉上變了顏色。

這個路見不平，出頭勸架的，正是人豫投拜名師，志學絕藝的楊露蟬。楊露蟬正爲這少年帶驢疾行於狹路人叢中，心中很不以爲然。紛爭既起，行人圍觀，不禁惹起了路見不平之氣，觸動了少年好事之心。立刻把手提的禮物，往一個賣土布的攤子上一放，說了聲：「勞駕！在你這兒寄放寄放。」也不管賣布的答應不答應，竟自搶步上前，猛把這少年的胳膊一撥，挺身過來相勸。

這少年雙眉橫挑，側目橫睨，向露蟬厲聲道：「你走你的路，少管閑事！」露蟬道：「老兄不教我管，我本來也不敢管。不過我看你這麼打一個作小生意的，人家若大年紀，太覺的過於了。何必跟這種人生氣，真個的，拿皮鞭子好歹打出一點傷來，只怕也是一場囉嗦吧！碰壞了東西，有錢賠錢，沒錢賠話。……」

少年未容露蟬把話說完，早氣的瞪眼說道：「不用你饒舌！我一時不慎，悞碰碎了幾個粗盆碗，我碰壞什麼賠什麼，我沒說不賠。他却出口傷人，倚老賣老，要跟我拚

命，要留我的驢！我姓方的生就骨頭，吃軟不吃硬；打死人我償命，打傷人我打官司。你走你的路，滿不與你相干，趁早請開！」這騎驢少年聲勢咄咄，楊露蟬強納了一口氣道：「鄉下人就是這樣，你碰碎了他的盆，他自然發急。老兄還是拿幾個錢賠了他，這不算丟臉。我看老兄也是明白人，你難道連勸架的也拉上不成？我這勸架的也是一番好意呀！」

那少年把臉色一沉道：「我不明白，我渾蛋，我賠不賠的與你何干？就憑你敢勸令我賠！我要是不賠，看這個意思，從你這裏說，就不答應我吧？」

楊露蟬被激的也怒氣沖上來，忿然答道：「我憑什麼不答應？我說的是理。」這時那賣磁器的從背後接聲道：「對呀，踩碎了盆碗不賠，還打人。我媽媽怎麼養的我，這麼橫！」

賣磁器的撇老頭子罵的話很刻毒，騎驢少年惱怒已極，把手中皮鞭一揮道：「好東西，你還罵人？我打死你這多嘴多舌的龜孫！」

這馬鞭衝着賣磁器的打去，這話却是衝着楊露蟬發來。那老頭子一見鞭到，早吓得

縮在人背後。楊露蟬却吃不住勁了，嘻嘻的一陣冷笑道：「真英雄，真好漢！有鞭子，會打人！」

少年霍地一翻身，搶到楊露蟬面前；也嘻嘻的一陣冷笑道：「我就是不賠！我打了人了，那個小舅子兒看着不忿，有招只管施出來；太爺等着你哩，別裝龜孫！」

楊露蟬到此更不能忍，也厲聲斥道：「呸！朋友，少要滿嘴噴糞！饒砸了人的東西，還要橫打，我在下就瞧着不忿。你們本鄉本土，說打就打；我是個外鄉人，我就是看不慣，我就愛管閑事！朋友，你不是會打人麼？哼！我身上生就兩根賤骨頭，還真願意替別人挨打！」說着把頭頂一指，大指一挑道：「尊駕有皮鞭子，就請往這里打，不打不顯得你是好漢！」說罷，雙臂一抱，挺然立在少年面前，從兩眼裏露出了輕蔑卑視的神色。那少年的皮鞭儘管擺了擺，沒法子打下去。

只見那少年眼珠一轉，往四面一看，臉上忽然翻出笑容來，仰面哈哈的大笑一陣。却將馬鞭往地下一擡，雙拳一抱，向楊露蟬拱手道：「哈哈，我早就知道老兄你手底下明白！你要夠朋友，請你跟我走，咱們離開這里，那邊寬展！」少年將驢韁一領，右手

向楊露蟬一點，隨又向南一指道：「那邊出了街，就是空地。」

第四章 誤鬥強手失著一蹴

楊露蟬向四面看了看，路上行人圍了許多，交頭接耳，紛紛議論。那賣磁器的遠遠的發急叫喊道：「不行，走可不成。打也打了，罵也罵了，賠我的盆！」楊露蟬道：「掌櫃的你別急，該多少錢，回頭我給你。布攤上還有我的東西哩，勞駕，你給我看着點。」於是騎驢少年吆喝了一聲道：「衆位借光！」看熱鬧的人登時霍的閃開。少年又回頭向楊露蟬瞥了一眼道：「走吧！」

楊露蟬雄糾糾的大叉步跟來，冷笑道：「走到天邊，我也要跟着你！」就有一个看熱鬧的傍着楊露蟬道：「你老別找吃虧，不要跟他去。」楊露蟬笑了笑道：「這人太橫了，我倒要碰碰他。」拔步而前，昂然不懼。

兩人出了街，來到一處廣場。

街上人紛紛跟了來，三三兩兩，竊竊私議道：「快瞧瞧去，太極陳的四徒弟又跟人

打架了！」

少年悻悻的走到廣場，把驢韁往鞍子上一搭，用手掌輕輕將驢一拍，任聽它到草地啃青。然後一側身，橫日向楊露蟬上下一打量，冷笑開言道：「朋友，你有什麼本領多管閑事？來來來，我倒要領教領教！」

楊露蟬也側身打量這少年，勢已至此，不得不一試身手。楊露蟬說道：「老兄，你無須這麼張狂。我在下只是个過路人，實在沒有抱打不平的本領。一个苦老頭子，小買賣人，你砸了人家的磁器，你還要打人，你還要打勸架的人？老兄，我是外鄉人，我初到你們貴寶地，我實在沒看見過這個！」又回顧看熱鬧的說道：「你們諸位鄉親，可看見過這個麼？」

少年倏然浮起兩朵紅雲，從兩腮邊直澈到耳根，厲聲怒叫道：「那里來的野雜種，還敢掉舌頭！今天大爺要教訓教訓你！教你往後少管閑事，省得你爹媽不放心！」一語甫了，突然往前一欺身，到了露蟬面前，喝一聲：「接招！」右手劈面往露蟬面上一點。露蟬見他真動手，急往旁側臉，用左掌往外一磕。少年突然把右掌往回一撤，右掌往

後一斜，左掌突然斜向露蟬的小腹劈來。掌風很重，似有一股寒風襲到。露蟬竟不知他用得是那種拳，發覺是甚麼招；——這少年正用的是太極掌中的『斜掛單鞭』。

露蟬忙往外顧分一伸左臂，身勢斜轉，往左一個斜臥式，右掌往下一切，掌緣照少年的脈門便截。少年一撤左掌，用『玉女投梭』，向露蟬的胸膛打來。露蟬右腿往回一縮，斜轉半身，翻左掌，想刁少年的腕子。少年招術快，手下滑，竟不容露蟬把腕手買住。霍地右掌一撤，雙臂一分，右是向露蟬的丹田踢來。這招『退步跨虎』用得很厲害；露蟬急忙抽身撤步，把這招閃開；心中十分吃驚，本想到這少年必是會家子，却不料少年竟有這般身手。楊露蟬才躲過這一招，少年欺身又到，身輕掌快，用了招『提手上式』。露蟬急使『鐵門門』，把這招拆開；不容少年進招，往前一上步，『順水推舟』，向少年便打。只是露蟬對於敵人的手法不明，自己武功根基又淺，運全神，盡全力，不過僅能勉強招架。這一招使出去，指望準能打上少年，欺敵太緊，招術用老了，竟犯了拳家之忌；被少年把露蟬的雙臂封開，倏地一變招，轉為『彎弓射虎』，蓬的一掌，打在露蟬的右肋上。露蟬一疼，急忙救招，却不防少年刷的又一腿，撲空，把露蟬踢個

正著，倒坐在地上。那看熱鬧的人不禁圍然喧嘩起來。

騎驢少年把露蟬打倒，哈哈一笑道：「就憑這點本事，也敢出來多嘴多舌？回去跟你師媽多練幾年，再出來管別人的閑事吧。打不平的好漢！」說着，不待露蟬答言，眼向四面一看，昂然舉步，大聲吆喝道：「借光，借光！」竟搶到那頭黑驢前，一按驢子，竄上驢背，抖轡繩，取路而去。

露蟬受了這場挫辱，十分慚愧，站起來，揮了揮身上塵土，覺着右肋左膝隱隱疼痛；低着頭，不敢看那圍着看熱鬧的人，轉身就走。內中有一個愛說話的短鬚子老頭，湊到露蟬的身旁，帶着惋惜勸慰的口吻道：「這是怎麼說的，一番好意反倒招出是非來！我說句不知深淺的話吧，本來這陳家溝子個個人都會兩手，可就是個個人都惹不起人家這陳家拳！」

楊露蟬變然張目道：「陳家拳？」

又一個中年人道：「你老不知道麼？我們這里陳清平老先生的太極拳，天下揚名；看你老也像是個會家子，你難道不曉得這陳家拳麼？」

楊露蟬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禁失聲說道：「我那知道是陳家拳，剛才這少年莫非是陳清平的什麼人？」

那中年漢子道：「這個少年就是陳清平的四徒弟，你難道不曉得麼？」

楊露蟬不待這人說完，登時驚得混身一震道：「哎呀！……」

那鬚子老頭對中年漢子說道：「你沒見這位是外鄉人麼？人家怎會曉得？」轉身來向露蟬說道：「你老要知道他是陳老師傳的徒弟，也就不致於多管這閒事了。我們這里人若講到武術，誰也惹不起陳家。……」

楊露蟬急忙問道：「這個人真格的就是陳老師傳的親傳弟子嗎？他叫甚麼？」老頭子答道：「他姓方，叫方子壽。你別瞧他打的過你，他還是陳老師的最沒出息的徒弟哩。據說他天質很有限，跟陳老師學了好幾年，一點進境都沒有。陳老師常常責備他，嫌他不用功，沒有悟性。」

楊露蟬忍着羞愧，打聽這方子壽的武功能力。才曉得陳清平一生只有六個徒弟，在本鄉的現有三個，就數這方子壽不行。這方子壽只有鬼聰明，沒有真悟性，在師門很久

；只是限於天資，後來者居上，第五個師弟，第六個師弟鍛鍊得功夫，個個都超過了他。不過方子壽也是陳家溝子的人，既有同鄉之雅，陳清平又喜歡他聽話，獻個小殷勤，伺候師傅，非常的盡心；所以陳清平雖嫌他天資不好，沒有堅苦卓絕的剛勁，可是他人緣頗好，到底作師傅的並不厭棄他。楊露蟬遠道投師，想不到一時多事，竟與這心目中未來良師的帶徒，爲了閒事，打起架來！

「咳，真糟！」

楊露蟬摔得身上有土，不便再往陳宅去了；老着面皮，鑽出人圈，走向街來。找到那個土布攤，把自己寄存在那里的禮物拿來。一回頭，看見那個賣磁器的老人，他倒沒事人似的，正在那裏，挑揀那些踩壞了的破磁器；把那不很碎的另放在一處，還打算鋸上自用。一眼看見楊露蟬，忙站起來申謝道：「客人，我謝謝你老，教你受累了。」楊露蟬滿面通紅的說道：「唔，別題了！」從身上取出一串錢來，說道：「踩壞的盆碗，不管值多少錢，我陪你一串錢吧。」那老人連連推辭道：「不用了，不用了，那個蠻種賠了我錢了，這不是兩串錢麼。我謝謝你老，若不是你老一出頭，這小子打了人一走，

「準不賠錢。」

這却又出乎露蟬意料之外。這真是自己多管閑事了，人家還是賠錢，並不是蠻不講理。這一場抱不平打的太無味了；街頭上人都側目偷看自己，竊竊的指點議論。本想爭一口氣，偏偏自己的本領如此的洩氣；不度德，不量力之譏必不能免。楊露蟬只得提了禮物，低着頭，緊忙走回店房。

却才一進店，那店夥看見了禮物，劈頭一句便問：「怎麼樣，又沒見着麼？」露蟬看了店夥一眼，進了房間，把禮物往桌上一放，說道：「泡一壺茶來攔着；我頭暈，得看一會子！」一頭躺在床上，不再答理那店夥。店夥不再多嘴，趕緊泡了茶來，出去張羅別的客人去了。

露蟬這時候沮喪到極處，也後悔到極處了。心想：「怎麼這巧，抱打不平，多管閑事，這就不應該。不意偏偏遇上太極陳的弟子！我大遠的跑來，想投到人家的門下，竟先跟未來的師兄動起手來，這不是自己給自己堵塞門路麼！我才到陳家溝子，就有這場是非；知道當時實情的，原諒我是路抱不平；可是人家要往不好處批評，定說我不安分

，恃勇逞強，是個好惹是非的少年人。那一來，陳老師焉能再收留我？」

楊露蟬愧悔萬狀，茶飯懶用，自己竟拿不定主意，陳老師那裏還去得去不得。直到晚間，反復籌思，方才決定，還是硬着頭皮去一趟。「倘若遇見那個姓方的少年，我就向他陪禮。我入門以後，總是師弟，難道他就因這點小節，就不能容人，阻碍我獻贖投師麼？」

露蟬一會兒懊悔，一會兒自解，這一夜竟沒好好睡覺。早晨起來，又躊躇了半晌，方才強打精神，穿戴齊整了，提了禮物，再次投奔太極陳的府上而來。

今天已過了集場，街上清靜多了。沿街往南，順腳走熟路，轉瞬來到太極陳宅的門首。方一走上臺階，就見上次給自己遞帖傳話的那個長工老黃，正在擎着旱烟袋，吸着烟，跟夥伴說話。露蟬含笑點頭，向老黃打了招呼，把禮物放在過道裏懶凳上。老黃道：

「楊爺，你來的很早，你想見我的主人麼？他出去了，你最好明天來吧。」

露蟬一聽，不禁十分難過，沒容自己開口，迎頭就挨了這麼一頓子頂門；「這分明是不見我了。」強將不快按下去，和聲悅色的向老黃說道：「黃大哥，我的來意也跟

你說過了。我是誠意來拜謁陳老師傅的，不論如何，我得見他老人家一面。就是他老人家不收留我，也沒有什麼要緊；可是我既大遠的來了，我怎好就這麼回去？就是今天不見我，我等上三月五月，也非見着陳老師不可。黃大哥，你老給費心再回一聲吧。」

老黃把烟袋磕了磕，向露蟬道：「楊爺，我告訴你老實話吧，你就是見了他，他未必能收留你作徒弟；我們老當家的脾氣太凶的，不隨你了。在以前像你這麼來的，很有幾位，個個全碰了釘子回去。依我勸，你何必非見他不可呢？」露蟬道：「我要不是立了決心，也不出這麼遠的門投奔了來。不怕他老人家不收徒弟，讓我聽他老人家親口吩咐了，我也就死心塌地的另訪名師，重投門戶，何致於連見也不見我一面呢？」老黃道：「這倒不是，今早倒真是出去了。」

露蟬沉吟一問道：「我跟你打聽一件事，陳老師門下可有一位姓方的弟子麼？」老黃翻了翻眼皮道：「有一個姓方的，你問他作什麼？」露蟬道：「我麼，有一點事，我打算先見見他。黃大哥，你受個累，請他出來，行麼？」老黃搖搖頭道：「楊爺，你跟他早先認識麼？」露蟬道：「不，我是來到這裏，才見過他。」老黃道：「他不常來，

現在沒在這裏。有什麼事留下話，他來時，我教他到店裏找你去。」露蟬低頭尋思着，向老黃道：「我就託付大哥你吧。只因我昨天往這裏來時，無意中竟跟這位方師兄拌了幾句嘴；我得罪了他，當時我實不知他就是陳老師的高徒。事後有別人告訴了我，我很懊悔；我既打算拜投在陳老師門下，反倒先得罪了他老人家的弟子，這不是我給自己堵上門路了？可是不知者不怪罪，我打算見見這位方師兄，賠賠不是，化除前嫌；免得被陳老師知道了，怪不合式的。」

老黃道：「楊爺，你怎麼會跟他爭吵起來呢？」露蟬遂把昨天四事說了一番。老黃聽了，連連擺手道：「楊爺，我勸你趁早不必找他。你要是一題這事，倒糟了；他決不敢把外面惹事生非的話跟師傅說。他是最不長進的徒弟，練了六七年的功夫，堵當家的說，他一點也沒練出來。教師傅罵過多次了，弄不好，還大嘴巴子掃他。前幾年他不斷的在外面惹事招非，老當家的只要知道了，就不肯饒他；這兩年他也好多了。近來因為他母親多病，不在這裏住了；有時來有時不來。你要是一題這事，他一定教老當家的重打一頓。我看你簡直別題這事，他也不敢題一字。」

露蟬聽了、這才放了心，遂又諄諄的託付老黃：「務必在老主人面前致意，但能見老師傅一面，我就感激不盡。」老黃滿口答應着；露蟬悻悻的辭出來，精神頹喪的回轉店房。」

露蟬耐着性子，一趟一過的、直去了六七次，在店中前後已住了十幾天。去得太勤了，把陳宅的長工們都招煩了，個個都不肯答理他。儘管露蟬連辭央告，這些長工冷笑着瞅着，互相說道：「那個人又來了。」

楊露蟬實在無法，才想起遞門包的巧招，把老黃老王幾個長工都打點了。鄉下人沒見過大勢面，只幾吊錢，便買得這些長工們歡天喜地，有說有笑的招待了，而且熱心熱腸的替楊露蟬出主意。楊露蟬且喜且悔，怎麼這個巧招不早想出來。

這一天，楊露蟬老早的又來到陳宅門前。沒容他說話，長工老黃從裏面出來，一見面，竟向露蟬道：「鐵杵磨綉針，功夫到了自然成。我先給你道喜，昨天我給你說了好些好話，我們主人請你客屋裏坐。」

露蟬一聽喜出望外，看起來還是耐性苦求，倒還真有盼望。「這一定是陳老師見我

倫 卷 上

這麼有長性，有耐心，打動他了。他這一見我，定有收留我之意了。」恭恭敬敬隨着長工老黃，走東面屏門，進了南倒座的客屋。裏面並沒有人，屋中却是剛洒掃完，地上水漬猶濕，纖塵不染。屋中的陳設不怎麼富麗，可是樸素雅潔，很顯着不俗。露蟬不敢上踞客位，找下首座，靠茶几坐下了。老黃把新泡的茶給露蟬倒了一盞，放在茶几上；教露蟬稍候片刻，又教露蟬說話客氣點，很是關照。然後老黃楚身出去，露蟬在客屋裏等候了很大的功夫，老黃拉開屏門，探着身子，向露蟬說道：「楊爺，我們老當家的來了。」露蟬趕忙的站了起來。

第五章 獻贄被拒負氣告絕

從外面走進來這獨創一派，名震武林的技擊名家太極陳。露蟬一看這陳清平，年約六旬以內，身高五尺有餘，鬚髮微蒼，面龐瘦長，膚色却紅潤潤的，兩道長眉，昂如懸柱，二目梭威凜凜，神光十足。穿着藍綢長衫，白布高腰襪子，挖雲字頭的粉底便履。雖眉花甲之年，絲無老態，細腰扎背，腰板挺得直直的。走進客廳，當門止步，把眼光

向楊露蟬一照。楊露蟬搶步向前，深深一揖到地；往旁一撤步，起敬的說道：「老師傅起得很早！老師傅請上，弟子楊露蟬叩見！」

陳清平把眼光從頭抹到脚下，將楊露蟬打量了一遍，立刻拱拱手，臉上微含着笑意道：「楊兄不要客氣，不要這麼稱呼，愚下不敢當！請坐請坐。」楊露蟬道：「老師傅是武林前輩，弟子衷心欽慕，私淑已久。今蒙老師傅不棄在遠，惠然賜見，弟子萬分榮幸。老師傅請上，容弟子……」說着把自己的名帖拿出來，雙手舉着，恭恭敬敬的遞過來；然後，便要下拜，施行大禮。太極陳接了名帖過去，眉峰一展，立刻一指客座道：「楊兄請坐，坐下談話。」露蟬謙了半晌，搶坐在茶几旁；陳清平再三向客座遜讓，露蟬不肯。太極陳笑了笑，一側身，自己也坐在茶几旁主位上相陪，依然按主客之禮相待。長工們重獻上茶來，太極陳道：「愚下這幾日爲了些私事，未能恭候，教楊兄屢次枉顧，有失款待，抱歉得很。楊兄此番迢迢數百里，來到這小地方，有何見教呢？」

露蟬道：「弟子自幼愛好武功，只是未遇名師，空練了好幾年，毫無成就。聽得許多武師盛稱老師傅獨得秘傳，創出太極拳一派，有巧奪天工之妙，養生保命之功，爲各

派拳家所不及；南北技擊名家，多不明這太極拳的神妙手法。若學驚人藝，必須訪明師，弟子既承人指示了這條明路，所以特地從遠道投奔了來。求老師傳念弟子一點愚誠，收錄弟子。使弟子獲列門牆，得有寸進，弟子感恩不盡。」又加了一句話道：「弟子楊露蟬是直隸廣平府農家子弟，家中薄有資產，尙不是那無家無業，來歷不明的人。」

陳清平淡然一笑，道：「楊兄原來是直隸人，遠道而來的，怪不得上當了。……你不要信他們那些無稽之談，我何嘗得到什麼秘傳？這都是江湖上閑漢信口編排，故炫神奇，把我說成一個怪物一般，我怎的會巧奪天工？不過太極拳是從陰陽消長，剛柔相濟之理發揮出來的，好比跟那道家修煉，必須內外兼修，是一個道理。一講究起來，那些目不識丁的武夫有些聽不懂，於是乎就神乎其神了，究竟這裏面並沒一點玄奧。而且這種拳術也不切實用，我不過閑着來練一練，活動活動氣血；就好像吃完飯，出門散散步似的。要指望會了這套太極拳，便可以防身制勝，稱雄武林，甚至於從中爭名求利，那豈不是妄談麼？莫說這拳很沒有意思，不值一學；你就練會了，也是白練，一點好處沒有。要跟人打架，是一准挨揍；要拿來混飯，楊兄又不是混飯吃的人。所以我一向

決不收徒弟，設場子，免得教人唾罵。楊兄遠道慕名而來，足見看得起我；只可惜我是有名無實，空負楊兄一番盛情。楊兄你只罵那窺你的人好了，我拿什麼教你呢？教好了，教你挨打去麼？」說罷哈哈一笑，眼睛看到門外去了。

楊露蟬肅然聽着，不想陳清平竟是這樣說話，當不得一頭冷水，滿面飛紅。

陳清平將茶杯一端道：「楊兄請吃茶。」跟着說道：「其實大河以北，技擊名家很多。楊兄英年好武，儘可任訪一位名師，投到他門下，不愁不展眼成名。何況楊兄武功已有根柢；不是我當面奉承楊兄，我們這小地方，真像楊兄這種本領的真還少見。聽說楊兄也來了好幾天了，請看我們這裏可有鋪把式場子，練武術的麼？我們這里本來就很少練武的人。楊兄剛才說得好，要學驚人藝，必須訪名師；名師儘有，可惜不是我。楊兄還是速回故鄉，直趨是燕趙舊邦，民風剛強好勇，那裏真是有得是好手。再不然山東曹州府，……」

陳清平竟不留餘地的拒人於千里之外。楊露蟬年少性直，却也聽出陳清平絃外之音；只是遠道而來，到底要碰碰運氣看。露蟬不等太極陳話畢，自己站了起來，從懷中取

出一個紅封套，雙手放在太極陳面前道：「老師傅，請不要推辭了。弟子懷着一片虔心，前來獻贄投師。弟子傾慕盛名，已有五年之久，好不容易才投奔了來。老師傅，求你念在弟子年輕不會說話，空有一片誠心，口中說不出來。弟子習武，只是一心愛好，並不想稱雄武林，更不敢挾技欺人。弟子只望鍛鍊身體健強，於願已足。……這是弟子一點孝心，另外還有弟子家鄉中幾樣土物，求老師破格收錄下弟子；弟子逢年遇節，另有贄敬。弟子家尚素封，敬師之禮，自當力求優渥。……」末了又加上一句道：「這是二百串的票子。」

這一說到錢，却大拂陳清平之意。陳清平面色一沈道：「楊兄這是甚麼話！我歷來說話是有分寸的，我說我沒本事收你作徒弟，這是實話，決沒一點客氣！你就擺上一千兩銀子，不錯我愛錢，我願意收你；可是收了你，我拿什麼教你呢？這決不敢當。像楊兄這分天才，這分功夫，說老實話，足可以設場子，傳授徒弟；我要在壯年，我還要拜你爲師呢。」

這幾句話把楊露蟬臊的低下頭來，不敢仰視。太極陳却又說道：「我可有點不合世

俗的脾氣，好在楊兄也不能怪罪我。但凡江湖上武林同道，一時混窮了，找上門來，我一定待若上賓。住在我家，我必好好款待；要是缺少盤費，我給籌劃盤費。楊兄你却不然，你是很有錢的人，我倒不願留你了。我還有點瑣務，楊兄如果沒有事，我們改日再談。」

太極陳公然下起逐客令來了。

楊露蟬噘嘴道：「老師真就叫弟子失望而去嗎？」

太極陳含笑說道：「這有什麼失望？我歷來把這練武的事，沒看的那麼重；再說你另投到別的門戶去，將來一定能成名，絕不會失望的。」楊露蟬十分懊喪，強陪笑臉道：「老師傅既是不願意收錄弟子爲徒，弟子以爲能拜識老師傅這樣技擊名家，也引爲一生之榮。這些許贊敬，算是弟子的一點見面禮，請老師傅笑臉收下。還有這幾色土物，也是弟子特意給老師帶來的，請老師傅一並笑納吧。」

太極陳道：「楊兄，你這份盛情，我已心領了。我是歷來不收親朋饋贈的。人各有志，楊兄，你諒不至強人所難吧？快快收起；要是再客氣，那是以非人視我了。」說到

這裏，竟大聲招呼道：「老黃！」外面一個長工應聲進來，問：有什麼事。太極陳用手一指道：「把這幾樣東西，替楊爺提着。」長工答應着，立刻提了起來。楊露蟬一看這位太極陳，簡直硬往外攆自己；只好把紅封套掖起，臉上訕訕的站起來，向太極陳告辭。太極陳早已站在那裏，側身相送了。

露蟬往外走，陳清平送到客屋的門外，露蟬回身相讓道：「老師傅留步，弟子不當。」太極陳竟毫不客氣的向露蟬舉手道：「那麼，恕我不遠送了！」只又向露蟬略微拱

了拱手，轉身進去了。楊露蟬被長工們領到門口；在過道裏，露蟬站住了，長吁了一口氣。驀地想起太極陳說自己足可以鋪場子，教徒弟，用不着再跟別人學習武術，這話來得太覺突兀。「我只說練過武功；可是我究其實練到怎麼個地步，他何嘗知道？這顯然是聽他那個弟子先入之言了。這樞老頭子這麼拒絕我，定是聽信了那姓方的謊言了。」

長工老黃看見同伴把露蟬的禮物提了出來，就知道碰了釘子。老黃倒有些過意不去，走過來，向露蟬道：「楊爺，怎麼樣，你不聽我的話，非見他不可，果然教他駁了！」楊露蟬垂頭喪氣，默然不語。長工老黃安慰着道：「何必跟他嘔這個氣，別處好武術

多着呢；再投奔別人，決沒有這麼不通人情的！楊爺，你別牛氣，你歇一會，喝碗茶。」露蟬道：「謝謝你，這就很給你們幾位添麻煩了。黃大哥，我託你點事。實不相瞞，這次我到河南來，投師學藝，所有親戚朋友全知道了；祇大家給我送行，就熱鬧了好幾天，全期望我把武術練成了回去。如今碰了釘子回家，黃大哥，你替我想想，我有什麼臉見人？我想陳老師傅一定是聽了別人的閑話，所以這麼拒絕我。我打算過幾天，再想法子疏通疏通。現在把這四色土物留在这里，回頭煩你給他老人家拿進去。就題我這次因為不回家，還往別處去，帶着太麻煩了。就算不拜老師，這作爲一點敬意，也不致於教你們受瞞怨。」老黃很是游疑，露蟬不待他再說駁回的話，立刻道了聲：「打攪，改日再謝！」丟下禮物，轉身走了出來。

楊露蟬這時已感到十分絕望，回到店中，悶懣懣愁苦異常。等到午後，店夥從外面提進許多東西來；露蟬擡頭一看，果然是自己送給太極陳的。沒等自己問，店夥道：「楊爺，這是南街陳家打發人送來的，來人說有忙事，不見你老了。並且說你老知道，搭下就走了，連回話全不等，我們只得給你老拿進來。」

這些土物贊敬一任店夥堆放在案上，楊露蟬一言不發，對着發怔。那店夥還站在屋心，睜着詫異的眼，要等着楊露蟬說話。露蟬把手一揮道：「知道了，放下，去你的吧。」楊露蟬把脚一躁，在屋中走來走去，發狠道：「連禮物也不收，這個攔老頭子，可惡！」

楊露蟬越想越氣，自己卑詞厚禮，登門獻贊，他竟這麼拒絕人到底。想到可惱處，恨不得當天絕裾而去，逕回老家，另訪名師，跟太極陳爭一口氣。可是轉念一想，自己的老師老鏢頭立功早就說過，這太極陳太已難求；若真個負氣而回，那不是顯得自己少年氣盛，太不能屈禮了麼？楊露蟬左思右想：「要學驚人藝，須下苦功夫；儘管太極陳拒人過甚，我還得存心忍耐；我索性過幾天，再去登門哀懇！早晚把他磨膩了，不收我不成。我天天去，我日日磨！」

不想楊露蟬再去登門，門上那些長工全都變了面孔，口發怨言；說是那天因為收留露蟬的禮物，險些被主人辭退。那個老黃更是惱怒，曾因這件事，被太極陳打了兩個耳光！人家都爲了楊露蟬受了申斥，楊露蟬再來登門，他們焉能歡迎。楊露蟬連煩他們再

爲稟見的話，也不敢說出口了；甚至弄到後來，連臺塔也不教上了。楊露蟬至此已知登門請見之路已絕；然而他已在陳家溝子流連了一月有餘了！

露蟬忽然急出一個招來。露蟬想：「門上人是不肯傳話的了，我一天就來八趟，也是沒用。」但是露蟬曾聽說，督撫衙門上，候差謀事的官僚見不着主人，實在無法，便會在轅門外等着。等候主人出門了，便搶上去舉名帖，報名，請安，稟見；被巡捕趕開，還是搶着叫兩句。「人家那是求差事，謀碗飯；而我現在，求名師，學絕藝，也不可照方抓藥，來一下子麼？」想到這一點，精神又一振，暗道：「太極陳無論如何，反正他不能不出門。我破出功夫來，不到他家門口，我只在橫街等他。只要見着他，就好辦了，我就上去請安，問好，請教。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功夫到了自然成；他就是個鐵石人，也教我磨軟化了。」

楊露蟬自以爲這個主意很好，從第二天起，老早的吃了飯，竟到南橫街一等。從辰牌以後出來，等到過晌午，便回店吃飯。吃完飯，喝點水，就再出來等；等得倦了，就來回走溜。有時就到陳宅門口瞥一眼，看見了長工們，就趕忙閃開。直挨到快天黑，再

回店吃飯。這個死膩的辦法，起初剛一想好，自己也覺得好笑。但是實行起來，却是真討厭，在街上站得腳脹腰酸。

但是這頭一天，太極陳並沒有出門。第二天，第三天也沒有碰見太極陳。到第四天傍午，太極陳忽然同着一個穿長袍的中年人，一前一後出來了。太極陳才走到橫街，楊露蟬搶上一步，一躬到地道：「老師傅起得很早！弟子楊露蟬給你老請安！」

太極陳立刻止步，愕然的注視楊露蟬，半晌道：「哦，你！怎麼會駕你還沒有走麼？」露蟬懇切的說道：「弟子不遠千里而來，實懷着萬分誠心，老師不破格的收錄弟子，弟子實在再無面目返回故鄉了。」

太極陳突然把眉峯一皺，打咳強笑道：「豈有此理！我已對尊駕說過，我決不收徒弟；你怎麼強人所難，在大街上攔着人，這是甚麼樣子！」說着，惡狠狠瞪視着楊露蟬，回頭來對那同行的人說：「真真豈有此理，我和這人素不相識，硬要找我拜老師，居然攔路激越起我來了！」楊露蟬又作了一揖，還想說話，那同行的人笑道：「陳老師不收徒弟，尊駕請吧。」因見太極陳很生氣，那人便勸露蟬回去，有事可以登門拜訪，不

可以在半道上擋着說話，這太不像樣子。又說年輕人不懂事，勸太極陳不要計較，兩個人一同走了。

楊露蟬眼看二人走遠，心想：「他同為人呢，自然是有事。我應該看他一個人獨行時，再面求他。」

楊露蟬毫不懈氣的，依然天天到南橫街等候。半個月工夫，連遇見幾次，不是同着朋友，就是帶着女眷，蟬露未敢上前。

於是到了最末這一次了，時當下晚，太極陳悠然自得的出了家門，那意思是出來散步。露蟬認爲機緣難再，從後邊溜了過來，一躬到地道：「老師傅！」太極陳倏然一側身，立刻展開了身法；不想一回頭看時，還是那個登門獻贊，揮之不去的年青討厭鬼！

陳清平按納不住了，蒼髯憤張，雙睛怒睜，喝叱道：「楊兄，你這可是無理取鬧了！你怎麼還來麻煩？我已再一再二的告訴了你，我決不收徒；你儘日在我門前徘徊，你打算怎麼樣？你安著甚麼心？」

露蟬仍是捺着性子，把自己下決心，慕名求師，不得着絕藝，無顏再見親友的話，

懇切的說了一番；最後道：「弟子是打點一片血誠來的，決不想再回家，再投別人。就是死在陳家溝，也要叩求……」

陳清平這一怒非同小可；「好個楊露蟬，竟敢拿出說人的架式來強拜老師了！」

陳清平厲聲道：「告訴你了，告訴你了，我就是不收徒，我就是不愛收徒弟，你還能賴給我不成！」

楊露蟬卑詞央告道：「老師傅，你老人家行好吧。老師傅門下已然有好幾位高徒；老師傅收別人是收，收我也是收，何在乎多收弟子一個人呢？而且弟子又不是不肯嚮學……」

楊露蟬未加思索說出了這句話，那知竟把太極陳觸怒更甚！

太極陳霍地轉身，直搶到楊露蟬面前，指着鼻子罵道：「你這人太嚮嗦了！拜師收徒，是兩相情願的事情，那有你這麼不識趣的硬來逼人！我不錯，收徒弟了；我願意收，我就不收你，你能把我怎樣？我收徒收個好的，第一要知道尊師敬業，不死麻煩，要有限色的人。那個死吃白賴的無賴漢，越賴我，我越偏不收！告訴你，江湖上甚麼匪類

都有；知道我有兩下子，恨不得磕頭禮拜的向我討換高招，我知道安着甚麼心？卑詞厚禮的學了去，轉臉就去爲非作歹，我老頭子豈能上當？你老兄的爲人，我也插聽過一二，你說甚麼，我也不能信你。你想麻煩膩了我，我就收你了，你那是錯想。給我走開！你要是不服氣，想跟我老頭子較量較量，我倒願意奉陪。把你那打人的本領，再拿出來施展施展，我老頭子這兩根窮骨頭還許能挨你兩下！」兩眼注視楊露蟬，雙臂一張，喝道：「你說，你打算怎麼樣！你走開不走開？」

楊露蟬這才知太極陳其邊入讒已深，拜師之望絕無挽回餘地了。也不禁勾動了少年無名之火，也厲聲說道：「陳老師，你也拒人太甚了！我姓楊的不過慕名已久，抱著一片熱誠，前來抄師習武，我安着什麼壞心教你看破了？不錯，我曾經因爲抱不平，得罪了你一個徒弟；那個姓方的在鬧市上騎驢飛跑，踏碎了人家磁器，饒不賠錢，反毆打小販。姓楊的看着不平，一時多事，出頭勸解，你那徒弟連勸架的全打了。我姓楊的爲人有什麼不好，教你打聽出來了？不過是這件事呀！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拜師還拜出錯來不成？我這是擡舉你，拿你當武林前輩，你却跟我一個後生小子要較量較量。」

倫 卷 上

我自然打不過你，你是創太極拳派的名家，我姓楊的是無名之輩，年紀青，沒本事。你要打，請你打！你徒弟還打我呢；你打我，我更賣得着！太極陳，陳老師，我現在誠然不是你的對手！太極陳，你休要小看人，我此去一定要另訪名師，苦學絕藝；十年之後，我要不來找你，誓不爲人！」

說罷，憤然轉身，却又回頭道：「十年後的今日，咱們再回相見！」

太極陳呵呵大笑道：「有志氣！十年後我若不死，我一定等着你。姓楊的，別忘了今日！」

第六章 忽來啞丐悄掃晨街

日月跳丸，流光駛箭，於是五年過去了。陳家溝子七鬯不驚，盜賊斂跡，居民安居樂業，格外顯得富庶。

有一年新秋，野外茂林深草猶帶濃綠；有一道小溪，斜穿陳家溝鎮甸，繞了一個半圓。這小河微波蕩漾，清可澈底，夾岸柳林高飄青條，雖說不上幽景名勝，却也深饒野

趣。河邊青草鋪地，鄉里小兒多在那里玩耍。

每到黎明時候，常有一位精神矍鑠，寬衣博帶的老人，蹣跚郊原，循溪散步。等到農夫牧童荷鋤牽牛，趨赴田野時，這個老人迎風散步，已賦歸來。全鎮老幼鄉民都認識此老，此老就是那以太極拳名震中原的陳清平。

陳清平的武功造詣與年俱進。雖說年高德劭，鋒芒日斂；却是他生性孤介，蓋桂之性愈老愈辣，對外人很是謙和，毫不帶武夫之氣；對待弟子，越發規戒精嚴了。弟子們但凡誤犯門規，輕則斥責，重則逐出門牆。他惟恐弟子們挾技凌人；爲傳驚人藝，必先折去他們的少年傲氣。

太極陳每日晨課，早早起來，淨面漱口後，隨即出門，圍繞全鎮閑游一週；迎取東方朝陽正氣，調停呼吸，做內功吐舊納新的導引功夫，數十年如一日。這時正值天高氣爽，太極陳起床絕早；只有長工老黃，還可以跟老主人不差先後的起來，跟着來開街門。別的長工總在老主人出去了一會子，才相率起來；有的在宅裏收拾，有的到田裏做活，有的拿掃帚，打掃內院前庭。

太極陳極愛潔，有時自己一高興，脫去長衫，拿着噴壺，督促着徒弟長工們，一同掃除內外；必定得把前後院，打掃得一塵不染才罷。可是長工們沒有不偷懶的，教他們打掃，只要一離開陳清平的跟前，他們就只收拾面前一點。屋內牆角，街門巷外，再不肯多費些力去打掃。有時教太極陳親持帚畚，當面逼着，才把階前巷口，圍着院牆的穢土，打掃淨了。太極陳親持噴壺，把掃完了的地方全洒了水；却將長工老黃叫到面前，申叱一頓，不准他引頭脫懶。然後到練武場子裏，督促弟子們，習練武功。練完了功夫，這才進早點，料理家事；晚間再下一遍場子。一天天如此，已成常課。

起初這些長工們總是偷懶；主人愛潔，他們只會敷衍，清除門面；被陳清平大鬧過多少次，給他們分派開操作。這些長工們口頭答應，怎麼說怎麼辦；可是隔上十天半月不挨說，又一反常態，懶惰起來。有一次，太極陳清早起床，步經中庭，一開街門，街門臺階下，就有頭一天收柴禾掉的碎柴枯葉，和風颳來的亂紙，堵着門口，很是骯髒。太極陳立刻又把老黃大鬧一頓，限他們立刻打掃。等到陳清平野游回來，見門庭清潔，方才不言語了。

自經這番大鬧，長工們好像勤蓋了許多天。太極陳每一出門，見門口打掃得乾乾淨淨；一連十幾天都是這樣，太極陳心裏很痛快。暗想：「這一次把他們管過來了。」這樣經過一個多月之後，每逢陳清平破曉起床，叫起長工老黃來開街門；那老黃一臉睡容，披衣起來開門，下了門，把門拉開；太極陳借着陽光微熹，一看門外，臺階上纖塵不染，走路上也打掃出多遠，都很乾淨的。太極陳有些覺察了，心想：「我起得這麼早，只有老黃還起得來，我明明看見他剛從門房出來，我看着他落的門門；可是這街門以外，他什麼時候打掃的呢？」

這一天太極陳不經意的問了問老黃：「這街門前是誰掃的這麼乾淨？」
老黃睡眼迷離的說：「我！」

陳清平想：「這一定是晚上臨關街門時打掃的了。……老黃這個懶貨，居然也這麼勤蓋起來了？」

太極陳照樣的出了街門，一直往東，迎暉緩步而行，照樣作他的常課，呼吸吐納，涵養內功。於是又過了幾個月，無論太極陳起多麼早，街門以外總是乾乾淨淨；有時街

門外乾淨，而街門內反倒碎紙草片餘塵堆積未掃。太極陳不悅道：「老黃，你怎麼儘管門口，不管門裏呢？」

老黃答辯道：「掃院子是老張。」太極陳把老張鬧了一頓。

忽有一天，太極陳起得過早了；院裏還有些朦朧，夜幕的殘影淡淡的籠罩天空，東方空際，在一抹浮雲中，微微泛出一點魚肚白色來。鴉雀無聲，鷄鳴三唱；太極陳洗漱畢，穿上長衫，走到門首，長工老黃還沒有起身。太極陳就親自來開街門；剛下了大門，老黃已在門房聽見動靜，遂故意痰嗽了一聲。太極陳叫道：「老黃，起來開街門來！」

「隨手把街門唵隆的一聲拉開了。」

突然見正在街旁，有一個衣衫藍縷的乞兒，偻偻着身子，手裏拿着一把短掃帚，一下一下的正在掃地。臺階磚道乾乾淨淨，階西邊業已掃完；只階下階東邊，還沒有打掃利落，這乞兒正用短把掃帚，往牆角掃土。陳宅的街門一開，那乞兒回頭望了望，看見陳宅有人出來；他把腰一直，夾起掃帚，一逕走了。

太極陳愕然，忙招呼道：「喂，你別走，我問你話。這個乞丐竟像沒有聽見似的，

夾着掃帚，徜徉的踱向東去，走過一條小巷不見了。太極陳沒有很看清這人的面貌。略一尋思，轉回頭來，向街門內大聲叫道：「老黃！」連叫了兩三聲，長工老黃出來了；一面走，一面扣衣鈕，到太極陳面前一站，說道：「老當家的，今天起的更早了。」太極陳手指當地，問道：「老黃，這是誰掃的？」老黃衝口說道：「是我們，天天都掃。」太極陳哼了一聲道：「是你們掃的？你們甚麼時候掃的？」

老黃不知道怎麼回事，依然強口說道：「我們一清早掃；你老走後，我們就起來打掃院子。」

陳清平怫然說道：「你胡說！」一指門前，由東邊指到西邊，恰當陳宅門前一段路，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却還有幾堆穢土沒有除去。太極陳怒視老黃道：「這是你掃的？你起在我後頭，你甚麼時候掃的？」

老黃眼望着地，信口說道：「你老問街門外頭呀？那是我晚上臨關街門，信手打掃的，省得白天趕碌。」太極陳不覺動怒，厲聲斥道：「還要強嘴！我眼睜睜看見一個窮人，掃咱們的門口臺階，怎麼又是你掃的了，唵？」

老黃瞠目不能答。

陳清平尋思了一刻，又到門洞過道，察看了一遍，心中有點明白。吩咐老黃：「若是看見那個乞丐，可以問問他是怎麼一回事，是個幹甚麼的？」老黃連忙答應了。太極陳冷笑數聲道：「我說你們怎麼會無故勤盡了呢？沒學會做活，先學會扯謊偷懶！快拿簸箕來吧，把這幾堆穢土收了去。」說完，依舊悠然的出了家巷，繞着村鎮，溜了一圈，做了一會吐納的功夫；晨曦既吐，緩步回來。

到次日，陳清平照常早起，到街門一看，仍然掃得乾乾淨淨。老黃候着關門，陳清平問他：「看見那個掃臺塔的窮人沒有？」老黃逕直說道：「沒有看見，也沒有人給咱們臺塔。」陳清平斥道：「你還搗鬼！」鬧了一陣，也就罷了。

一晃又過了半月。陳清平一早起床，照舊野游。這天起得較早，又碰見那個乞丐。却是已將半條小巷掃完，把穢土堆成數堆；因為沒有土簸箕收除，這乞兒就用一塊破瓦盆端土。把穢土收在破盆內，端起來倒在巷外。這一回，陳清平早已看清這個窮苦男子的長相。這個男子髮長面垢，渾身骯髒襤褸；但是細辨容色，彷彿五官端正，眉目也似

乎清秀，不像個尋常鄉下討飯的花子。

陳清平不明白他爲甚麼天天來掃地，遂踱過去問道：「喂，我說你這是作什麼？是誰教你來掃地啊？」

那個乞兒彷彿沒聽見陳清平的話，回頭望了望，把掃帚一夾，直起腰來又走了。到了這時，引起陳清平的注意，一定要根究一下；這一個乞丐，究竟爲甚麼天天給自家掃地呢？

陳清平心想：「必定是自己家中做飯的，把贖飯天天週濟他，他感激不盡，所以天天給掃地。」但是問到廚師傅，力說並沒有給主人的飯隨便給人。陳清平又一轉想，更看了看自己門口的形勢，便有點恍然。「大概這個乞兒是因爲沒有宿處，夜間借我這門洞過道，躲避風露，臨起來便把門口打掃了；就是宅內人碰見他，也不致於再討厭他，驅逐他。凡是窮人，難免對人先起畏懼之心，所以一見了我，就趕緊躲開？」

陳清平暫時不再野游去了，回轉宅中，把長工叫來，嚴辭詰問。「這過道中是不是你們容留窮人住宿了？那個掃地的窮人，是不是就是避宿的人？」老黃再隱瞞不往了，

這才說出：「的確有個年青的討飯的，借咱們過道避宿；很可憐，又很仁義，所以沒驅逐他。這街外臺塔，都是他一早起來給掃的，已經有好幾個月了。」

太極陳曠目看着老黃，半晌不語。老黃惴惴的說：「老當家的，別着急，我明天趕走他好了。」

太極陳仍然看定老黃，道：「這乞丐可在我們這里討過吃食麼？」

老黃道：「沒有。」

太極陳道：「這人多大年紀，可是本村人麼？」

老黃道：「年紀不大，好像不是常要飯的，見了人很害羞，總低着頭。……」

太極陳皺眉道：「我問你，他是那里人？」

老黃慌忙答道：「這可不知道。……」

太極陳又復怫然，申叱道：「你聽口音還聽不出來麼？」

老黃道：「他是個啞叭！」

太極陳道：「哦！他是啞叭？」

老黃覺得主人面色已然不善，這才放心大胆的回答道：「我也問過他，他連答也不答，我也怕他是來歷不明的人。後來我把他攔住了，仔細問他時，才知道他是個嗷叭。打着手式告訴我，他不是此地人，離這兒很遠。好像是父母全沒有了，只剩他一人，流落到這兒來。因為沒地方睡覺，借咱們門洞裏避避風露；他十分知情，所以要打掃淨了門口才走。一個年青殘廢人，這麼知道好歹。……」

太極陳沉吟道：「一個嗷叭！無家無業，又有殘疾，還這麼守本分？……你往後要在他身上留意，每天給他兩個饅頭，別教他餓着。這種可人憐的乞丐，周濟周濟他才對呢。」

老黃道：「前些日子，我把頭天剩下的吃食給他，他還不要呢。現在倒熟了；天天給他剩飯，他也老實的吃了。」

太極陳把眼一張，呼了一聲道：「你不是說沒在咱們這裏討過吃食麼？肉頭肉腦的一嘴謊話，朦得住誰？可惡極了！」

老黃被主人澈頭澈尾的斥責了一頓，心裏老大的不自在；當面不敢頂嘴，退下來之

後，嘴裏唧唧噥噥，走進門房。過了幾天，也就把這件事攔過去了。太極陳起得儘早，却也輕易碰不見這個可憐的啞丐。有時趕上啞丐醒睡略遲，爲太極陳啟門聲驚起，也必定惶惶然斂起所舖的草席，忽忽走去。太極陳料想這個啞丐胆小怕人，也就不再追問他了。既知道他是啞子，就叫到面前，也問不出他的家世；凡是啞子又什九耳聾，告訴他話，他也聽不出來。這時太極陳正爲那個鬧出藝的弟子方子壽，料理一件人命案誤官司；太極陳又着急，又很忙，更把這啞丐的事忘下了。

第七章 劣徒遭誣恩師援手

陳清平這個四弟子方子壽，是離着陳家溝子四五里地，方家屯的財主，家裏很有幾頃田。方子壽是庶出的獨生子，父母十分鍾愛；但有家產沒有人，時常受鄉人的欺侮詆諆。方子壽的父母一心教子習武，練出本領來，好頂立門戶。費了很大的事，託付了那跟太極陳相識知己的朋友，拜求收錄；幾次三番的請託，才得把方子壽拜在陳老師的門下。不過方子壽只有鬼聰明，沒有真悟性，所以在太極陳門下數年，對於這名重武林，

爲南北派技擊名家所驚服的拳術，竟沒有多大成就。陳清平儘管不時的督責，只是方子壽限於天賦，無可如何。幸仗着他善事師傅，必恭惟謹，故在功夫上儘管沒有多大的進步，尚不致過爲太極陳所憎。後來太極陳看透方子壽不能再有深造，遂教他自己慢慢的鍛鍊，擇日命他出師，知道深邃的內功不是他所能學的。

這方子壽入師門七年，算是出藝了。在太極陳門下，頂數他沒本領；可是就他所學得的功夫，拿來與別派的技擊家相較，已竟加人一等了。方子壽雖然出師，不再隨着老師下場子；可是感念陳老師傳的教誨之恩，終不敢忘，逢年遇節，孝敬不減當年。每隔十天一天，必要來看看老師，或者帶點新鮮的禮物。老師不吃，就拿來散給大極陳的子孫眷屬；對於同門也很親熱，以此他倒很有人緣。不料在方家屯，有一家私娼，很是聲名狼籍，聚賭賣淫，實爲方家屯全屯之玷。方子壽早想把這私娼趕走，只是父母不教他多事。恰巧有個表弟張文秀，受歹人引誘，在這私娼家中，一場腥賭，被人詐騙去數百金，還教人飽打了一頓，趕逐出來。這表弟氣忿難出，找了方子壽來；哭訴着教方子壽給他出氣找場。方子壽年書性躁，並且早想驅除這班雜亂人，遂立刻帶着表弟張文秀，

找到私娼家中。立刻把這私娼家中打了個落花流水；當衆揚言，限他們三天以內，趕緊搬出方家屯。「只要不走，教你們嘗嘗方四爺的手段！」

這不過是一句虛聲恐嚇，說過就完。當時方子壽從外回來，不料竟於打架的第五天上，這私娼家中突然出了血案。那私娼的本夫，跟九歲的養女，及一個幫閑的姪子，竟被人刺死；那女的也被剝了兩刀，却不是致命傷。事後緩緩醒過來，報了地面；這私娼到案告發，一口咬定，是本屯方子壽率人作的案。縣裏把方子壽捕去，認爲方子壽有殺人重嫌；身陷囹圄，數遭刑訊。方子壽家裏的人惶惶無計，一家子痛哭號啕，來向太極陳求救。陳清平起初也很驚駭猜疑，後來仔細打聽，才曉得方子壽實在冤枉。太極陳念在師徒之情，况又關切着本派的清白之名，遂竭力的奔走營救。

陳清平曉得：要將方子壽這場命案罪嫌，洗刷淨盡，第一固然要請託人情；但最要緊的還是搜出反證，找出真兇來。經過數日的奔走，太極陳已竟找出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了血案發生那天，方子壽從午後就在鄰村一個知友家，給人作中證，書立租地的文契。等到字據立好，中保畫之後，那租地的戶主又爲酬謝中證，把幾個人都邀到城裏

，一同吃酒玩樂，鬧了一個下晚。沒到二更，方子壽的嫡母又舊病復犯，派人把方子壽找尋回來。方子壽隨在城內，請了本地名醫莊慶來，一回到家。醫藥雜陳，直忙了一通宵，才套車把莊醫生送走。血案發生這晚，方子壽所作所爲，存身所在，都有人證目視，他焉能分身出去殺人？

不過這些證人，都各有正業，誰也不肯出頭作證，跟着過堂聽審。方子壽的嫡母驚嚇得老病加重了，他的生母也只知道啼哭。他的父親又是個鄉下富農，一生怕官怕事；遭上人命官事，竟束手無計，只知道託人行賄，竟花了許多冤錢，於案情毫無益處。陳清平慨然出頭，把這些證人用情面託了，衙門內上下也全打點了。就是苦主方面，也展轉託人破解，不要因爲啣恨方子壽，反倒寬縱了真正兇手。那個被砍受傷的妓女，却還一口咬定了方子壽，雖許下錢財，她仍然疑疑思思的。陳清平勃然動怒，轉向官府極力疏通。直忙了兩個來月的工夫，才將方子壽這一場人命案候官司摘脫開了，由紳士保釋出來。

方子壽出獄之後，切骨的感激陳清平老師；登門跪謝，涕淚橫頤。陳清平見他一場

偷 盜 卷 上

冤獄，打得人已瘦削了一半，又是痛惜，又是痛恨。把方子壽徹頭徹尾痛罵了一頓，並且說：「從此以後，不許你再說是我的徒弟了！我的徒弟沒有跟娼寮緝奴打架的！」一切齒拍案的數落；方子壽跪在地上，連頭也不敢擡。自己罵誓賭咒：「從此力改前非！師傅管教我，搭救我，我若再招惹是非，我就連畜類也不如了！」太極陳之妻又從旁講情，陳清平歎息了一陣，方才寬恕了他；並且警告說：「再開子壽有打架鬥毆的事情，不論有理無理，立即逐出門牆。」方子壽也惴惴的答應了。

但是陳清平雖把徒弟搭救出來，而悠悠之口勢可鏢金，全鎮裏說甚麼話的全有。有的人明白真象，曉得這是件妒奸情殺，便說方子壽實在冤枉。可也有人說方子壽咎由自取，誰教他橫行霸道，恃勇惹事來呢！更有人說得格外離奇，以為方家到底有鈔有勢，血淋淋的一場命案，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居然靠着銅臭薰天，把一場血案洗刷淨了。『呼呼，銀子錢，非等閑！』

而實際上方子壽家本富有；這一場人命官司，方子壽的父親又當真填送了不少的冤枉錢。

這些閒話，方子壽當然不會入耳，却被太極陳聽見了，心上異常着惱。這似是而非的道路閒言，最是淆亂聽聞。照這說法，方子壽一條命是花錢買出來的，太極陳就不管作了過贓行賄的人。陳清平孤介之性，那堪忍受？而謠啄可畏，欲辯無從；人們信口拿來當作談資，就想聲辯，也沒人來聽。陳清平以此悒悒不樂；「到底這暗娼的本夫，是教誰給殺害的呢？」若不訪個水落石出，方子壽的名聲總是有玷，而太極門也無形中被了污辱。

太極陳在地方上是一個有身分的紳士，他心想把這娼寮凶殺案根究一下，要訪出那個真兇手來，給自己徒弟洗去不白之冤。但他雖精武功，却與下流社會隔閡；當真的化裝私訪，夜探娼寮，他又覺得太猥褻了。每天清早起來，到野外漫遊，吐納導引，日課已罷，他就仰天微嘆道：「這件事該當怎樣下手呢？」

太極陳曾經把方子壽找來，將謠言告訴了他。方子壽立刻暴怒起來，似要找人拚命；可是又不知應該找誰。自經這番變故，方子壽的父母又禁制他，不教他無故出門。方子壽的兩妻也曾哭勸他：「剛打完人命官司，在家裏避避晦氣吧，沒的又惹爺娘着急！」

上卷

「他的嫡母怎樣憂急患病，他的生母怎樣天天對佛像焚香；將呻吟哭啼的慘象，學說給他聽；「你別出門啦！」那麼，就教方子壽自訪兇手，也是出不來，辦不到的。」

但是方子壽外面儘管鎮靜不動，心緒却非常燥惡。他也曾思前想後盤算過：「身受師恩，七年教誨，涓滴沒報；如今反惹出一場是非來，教吳娼婦橫咬一口，帶累得師門也蒙受不潔之名。若不洗刷清白了，我還有何面目，見同門的師兄弟？」挨過了些日子，自己到底潛下決心，要設法鉤稽出血案的實情；但也不過是望風撲影。這方家屯和陳家溝子，又是他生長的家鄉；老舊居，誰都認識誰。方子壽假作無意，要向人前打聽一點情形，問起那個私娼家裏的事情。這些鄉鄰們全知道方子壽是被過害的，對別人儘可亂嚼一陣；對着當事人，倘有一言半語答對不善，方子壽吃這大虧，豈肯甘休？問者有意，答者越發的不敢說了。他們就是真個曉得些甚麼，也只推不知。方子壽連訪了數日，茫無頭緒；心灰意懶，索性只在家裏睡覺。而且他每出門，遇見了熟人，便給他道喜；說是一場官司打出來了，總是可喜可賀的事情。說得方子壽惱又惱不的，聽又聽不下去。他的父母看着他出獄之後，神情一變，與舊日的活潑判若兩人；唯恐他悶出

病來，反又催着方子壽出去溜溜；再不然，到老師家裏走走。

於是方子壽強打精神，不時到太極陳家中。太極陳也是連日發煩，曾經密告別的徒弟，叫他們暗中訪察此事；「好歹要給你方面的污名洗刷了去。」一晃半個多月，官廳緝兇不得，太極陳師徒訪察真兇，也訪不出所以然來。只曉得是「奸情出人命」罷了；行兇的究竟是誰，一時竟成了懸案。

這一天午後陰雲四合，天氣驟變，時候已是深秋了。秋風瑟瑟，冷雨瀟瀟，雨勢並不大，可是竟日沒晴。未到申刻，屋中已然黑沉沉的了。太極陳不能出門，吩咐長工點了燈，從書架上翻出一本英雄譜，隨意瀏覽，也不感興趣。人的精神彷彿受了天時的感應，太極陳很覺無聊。這時只有太極陳一個次孫，和一個三徒弟，在書齋裏陪着閒談。天到二鼓時分，太極陳一向早睡早起，這一晚上越寂寞，竟越睡不着。聽窗外雨聲漸漸，遂叫長工發了一壺陳紹，備了幾碟夜肴，太極陳展開了書本，倚燈小酌，閒聽秋雨。直到三更，忽然聽街門上一陣亂敲，有人很迫切的叫門。太極陳停杯說道：「天這早晚了，這是誰？」隱隱聽見長工老黃和叫門的人對付。向例大門一關上就不再開了；

但是門外的人被雨淋着，好像很着急，大聲嚷了起來，不住的叫：「老黃，開開；老黃，是我。」

太極陳站了起來道：「這是方子壽，難道案子又反覆了？」遂命次孫快去開門。不一會，方子壽像水鷄似的跑了進來；一見太極陳，忙上前施禮，滿面喜色的說道：「師傅，好了。我知道兇手是誰了，就是東旺莊的布販子小蔡三！」

太極陳詫異道：「你怎麼知道的？怎見得是他？他不是頭些日子，就上開封去了麼？」這小蔡三便是那暗娼澄沙包的第四個姘夫。曾因姘好，和第三個姘夫打過架；和澄沙包的本夫也吵鬧過；後來被暗娼的第五個姘夫趕逐出去了。太極陳訪問兇手，曾聽長工老黃和小張都說過的。

太極陳眼望着方子壽，詰問他如何訪出來的。方子壽把頭髮上的雨水擦了擦，拭乾了手，便向衣兜內掏摸；摸出一張紙，一個信封來。一時歡喜，倉卒跑來，忘記了腳濕，這張信紙也教雨水弄濕了。

太極陳很駭然，將這張濕信紙，濕信封，採取在手，就燈光細看。粗劣的信封，上

寫「呈方四師兄子壽玉展」下款是「內詳」二字。再將濕信紙慢慢展開，把酒杯着礮推了推，將紙舖在桌上，幾個人都湊過來觀看。

第八章 有客投柬揭破陰謀

秃筆劣紙，寫着一筆顏字；雖不甚好，筆力却健，只是看着眼生得很。太極陳低聲誦念道：

「子壽師兄閣下台鑒：此次我兄突遭意外，險被奸人構陷；仰賴恩師鼎力廻天，多方援救，幸脫囹圄之災。然殺人兇犯竟逃法網，衆口紛紜，語多影響揣測，究與吾兄清名有玷，亦卽師門莫大之辱也。弟也不才，未忍袖手，故連日設法踪探，已得個中詭謀。殺人者乃姤奸之人，住東旺莊，名小蔡三，此人現時隱匿於魏家園子。設謀嫁禍，意圖詐害吾兄者，則另有其人，卽毛夥李崇德是也。請師兄速報同門，稟知恩師，設法將該私娼家中之龜奴謝歪脖子引出，加以威逼利誘，定能吐實。緣弟已訪聞此人意有不忿，稍予賄買，必肯揭穿奸謀。使案情大白，

水落石出，一洗吾兄嫌疑，更於師門清規盛名，有裨非淺也。事須急圖，遲則殺人兇手俟隙遠颺矣。忽此奉陳，餘不多及，敬問福安！弟知名不具。」

太極陳念罷，擡頭道：「這是誰給你的信，靠得住麼？哦，這個人管你叫師兄，是那一個呢？」方子壽道：「我也不曉得。」太極陳道：「你也不曉得？這封信怎麼到你的手呢？」方子壽道：「就是剛才，弟子還沒睡着呢，有人拍窗戶。弟子追出來一看，人已越房走了，却留下這封信，從窗眼塞進來的。」

書齋中的人，由太極陳起，不由全都愕然。太極陳取信再看道：「這不是鬧着玩的，萬一這封信又是你的仇人的奸計呢？子壽你坐下，我來問問你，剛才你怎麼個情形，接到這封信？送信的人說話了沒有？……老四，可惜你還練了七年，怎麼就容人越房進來，又越房走了，你自己連個影子也摸不着？」

方子壽低頭不能答。送信的人扣窗時，方子壽其實已脫衣服，與他妻上床睡了；容得他披衣起床，人早走得沒影了。——方子壽也和他老師太極陳一樣，秋夜苦雨，心緒不佳，坐在椅子上，仰頭發怔。他妻何氏問他：「心裏覺着怎麼樣？可是不舒服麼？」方

子壽惡聲答道：「不怎麼樣。」何氏湊過來，挨肩坐下，款款的慰齊他，滿臉露出憐惜之情。知他好喝一杯白乾酒，便給他酒備着，對他說：「坐着無聊，你可喝一杯酒解悶麼？」方子壽意不忍却，夫妻倆對燈小飲了數杯。何氏見他已經微醺，便勸他早些睡覺；收拾了杯盤，夫妻倆雙雙入睡。不一會，何氏已然沈沈的睡熟了，方子壽却還是展轉不能成寐。直到三更將近，方才有些朦朧，似睡不睡的，突然聽得窗櫺子有人輕彈了兩下。方子壽驀地驚醒，霍的翻身坐起來，喝問：「是誰？」窗外輕輕答道：「師兄，是我。師兄不要驚疑，師兄身蒙不自之冤，師傅的盛名有累，是小弟略盡寸心，把私娼的奸謀，和殺人兇手，訪察明白。師兄請照小弟留的這封信行事，自然得着真象。」方子壽吃了一驚，聽不出說話的口音是誰，忙道：「你是那位？」急忙抓起來衫，跳下床來；聽外面那人說道：「師兄你不用起了，你一看信，自然明白。」外面語聲一頓，跟着窗紙嗤的一響，從窗洞塞進一封信來。方子壽越發驚疑，道：「你到底是誰？你可請進來呀！」外面答道：「不用了，咱們再見吧。」

這件事來得太突兀，方子壽慌忙竄下地來，撲奔門口，伸手拔門插管，嗵隆的一聲

響，將門扇拉開，往外就闖。那床上睡着的他妻何氏打了一個呵欠，問道：「你幹甚麼，還沒睡麼？」方子壽早已竄出屋門，撲到階前。外面冷森森的細雨下着，覺着透體生寒。方子壽披著夾衫，蹬着鞋，將眼揉了揉，擻了攏光；瞥見東夾道有一條黑影，只一晃，撲奔東面一段矮牆。身形矮小，身法却也敏捷。方子壽喊了一聲：「喂，等會走！你是那一位呀？」擡腿將鞋登上，追趕過來。只見那人奔到牆根下，竟一聳身，竄上牆頭。展轉間，已一偏身翻出牆外。及至方子壽趕到牆下，那人早跳出視線以外。方子壽也忙一長身，雙手攀牆，往外尋看；那人已順着一片泥濘的小道，如飛而去，沒入夜影中了。

方子壽跨在牆頭上，有心要追，却又猶疑。這時候，他妻何氏已然驚醒，坐了起來，一疊聲叫道：「壽哥，壽哥，你不睡覺，你可要做甚麼？」

方子壽想到自己正在晦氣頭上，怔了一回，飄身竄下牆頭，悄然回到屋中。他妻何氏已將床前的小燈撥亮了，正要穿鞋下地，出來找他。何氏睡眼惺忪的問道：「下着雨，又出去幹甚麼？也不穿衣裳，不怕凍着？剛才你是跟誰說話？」方子壽搖頭不答，眼

壁窗台，急忙尋找；果然在窗紙破處，擺著一封信。方子壽一把抓過來，拆開了信，看了又看，又驚又喜，又是納悶。皺着眉揣度了半晌，料道這封信分明是份好意；可是送信人管自己叫師兄，自己那有這麼一個師弟呢？若說是五師弟幹的把戲，他又素來不會寫的字；想來真真把人糊塗死了。「但是信上指明兇手是小蔡三，這話太對景了。誰都知道小蔡三是個色鬼，好嫖；不錯，行兇的一定是他。那娼婦却控告我，無非是存心訛詐。信上教我別耽誤，我真得趕緊找老師去。就便問問五師弟，可是他寫的不是？」

方子壽打好主意，草草告訴了妻子何氏。吓得何氏攔住他，不叫他去。方子壽發急道：「我又不是拼命去，我不過拿信請教老師去，這怕甚麼？」鬧了一頓，一定要當夜到陳家溝去。把長工叫醒，備上驢，冒雨而來。

這便是方子壽得信的情形，當下一對老師說了。太極陳眼看着這信，搖了搖頭，問三弟子道：「你看這信是老五寫的麼？」三弟子道：「不像。」太極陳道：「而且他得着信，一定告訴我；他何必黑夜雨天，玩這把戲呢？」

太極陳沉吟一陣，覺得這送信的人或者是一個武林人，路見不平，訪出真相，又

不便出名。才露這一手。再不然，便是甚麼人又要手腕，要誘方子壽再上第二回當。太極陳老經練達，不肯魯莽。對方子壽說道：「今夜太晚了，你就住在我這裏。你臨來時，可告訴你父母了麼？」

方子壽不敢說私自出來，忙扯謊道：「是我告訴家父了，是家父叫我來請示師傅的。」太極陳點點頭道：「好了，這封信你就不用管了。明早你回家去，不要告訴人，隨便甚麼人也不要告訴。你照舊在家裏歇着，不許出門，也不許跟人打聽小蔡三。你只當沒有這回事好了，師傅我自有的辦法。」

太極陳催着方子壽到客廳搭舖睡覺。這一夜，太極陳通宵沒睡，把三徒弟耿永豐留在書齋，秘密的囑咐一些話。又拿出幾張銀票子來，交給耿永豐。

到次早，太極陳把照例的野遊晨課停了。吩咐方子壽回家候信：「不叫你，不必來。○沉住氣，別出門！」到第四天，忽然方家屯圍傳起來：殺人兇手小蔡三被捕了！被捕的地點，是在魏家園子范連升家。……

方子壽把抄得的匿名信，呈給師傅陳清平之後，就謹遵師命，在家靜候消息。陳清

平只諄諄囑咐他不要出門，不要告訴人，此外什麼話也沒說；方子壽躲在家中，非常的納悶著急，如熱鍋上爬蚂蚁一樣。挨到第四天上，村中忽然闖傳，私娼家中兇殺案的真正兇手，已然在陳家園子被捕，就是那個荒唐鬼小蔡三。小蔡三好煙貪色，人也不見得多麼強橫，但是他竟刀傷三命！方家的長工們很關切這件事，打聽得實實確確，立刻跑回來，向主人報告。方子壽的父母妻子聽見了，一齊喜出望外：「這可一塊石頭落地了！一有錢的人最怕打官司牽連。方子壽却有點明白，加倍急燥起來，恨不得立刻出去，打聽師傅，到底是怎麼弄的。穿上長衫，叫長工備驢，就要出去打聽。但是沒容他動身，陳家溝子已經打發人來請他了，來人正是長工小張。

方子壽歡躍着出來，盤問長工；長工小張只說是三師兄耿永豐打發來的，不曉得有什麼事。方子壽拿出幾百錢來，給長工做辛苦錢，說是自己隨後就到。長工走了，自己趕緊到裏面，稟明了父母，立刻起身，策驢奔陳家溝子。

來到陳宅，一逕進了客廳。只見師傅沒在，三師兄耿永豐却在那裏等着；一會面，耿永豐就拱手道：「師弟，我這可得給你道喜！」方子壽向師兄行過禮，坐在一旁道：

倫 卷 上

「師兄，我近來只有倒楣，那有喜事？師兄莫非說那蔡三被捕的事麼？」耿永豐笑道：「好師弟，你真會猜！你的冤枉官司，到今日才算真象大白。正兇已竟捉住了，把你洗刷出來，豈不是大喜事？我說老弟，你得好好的請請師兄才對。」

方子善道：「小弟負屈含冤，被入構陷，帶累得師傅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名。如今真能夠把正兇獲案，我豈止請客，我感念師傅一輩子。師傅倒是怎樣把兇手捉獲的？師兄告訴告訴我，也教我明白明白。」耿永豐遂把訪拿兇手的經過，向方子善說了一遍。方子善這才知道，此師兄對自己暗中出了許多刀。

原來太極陳自從那天方子善雨夜來謁，以離奇的匿名信，指出了私娼家中兇殺案，是因奸妬殺，兇手爲小販蔡三；陳清平不動聲色，先將方子善打發走了，立刻把三弟子耿永豐叫到面前，正色說道：「你子善師弟，這次惹下一場禍事，帶累得我太極門清名受玷。所以我這些日來，寢食難安，總想把這件事訪察個水落石出，方才甘心。只是多日一再訪尋，仍覺茫無頭緒。如今幸有這意外之助，我想我們若是單刀直入的去找謝歪脖子，不論威脅利誘，總難免賄買之嫌。這次我想教你去找周潤九；他在本城人傑地靈

，也職的住，官私兩面也叫的響。你把這件事的原委向他說明，煩他訊取謝四歪脖子的親供；只要謝四說出真情，再也不敢反覆。」耿永豐聽了不大明白，渾疑的說道：「那麼誰去找謝四歪脖子呢？」

太極陳道：「你只把周龍九穩住了駕，別的事不用管。到時候，自有人把謝四歪脖送來了。」

耿永豐深知師傅的脾氣的，他老人家的事是怎麼說了，怎麼答應。遂立刻帶着錢票起身，逕奔南關外三里屯周龍九家中。

這周龍九是個很有錢的秀才，素日爲人極喜交遊，官私兩面都叫得響。在地方上排難解紛，是個出頭露臉的紳士，所有商民都頌揚他是個人物。一班泥腿說起周龍九周七爺來，總有點頭疼，不敢惹他；弄不好，他的稟帖就上去了。他雖然是個文墨人，手無縛雞之力，但是利口善辯，有胆有識，作事極有擔當。周龍九與陳清平兩個人，一文一武，文弱的偏任便，武勇的反恬退；性格相反，好尚不同，但是兩人却互相仰慕。太極陳也會幫過周龍九的忙。

耿永豐提着一點禮物，拿着師傅的名帖，面見周龍九。周龍九把耿永豐讓到內廳，只見酒屋子坐着好些客人。周龍九挽着小辮，只穿着件小夾衫，抽着水烟袋；猴似的蹲在太獅椅上，跳下來招待耿永豐。耿永豐請他屏入秘語。辯師傅所託的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周龍九聽完這話，就將水烟袋一墩道：「好東西，竟訛到咱們自己的頭上來了。陳老哥怎麼不早說？依着我看，那有工夫費那麼大事？把這窩子暗娼龜奴打一頓，一趕就完了。謔言算個什麼，值幾文錢一斤？聽那個還有完？」

周龍九這個老秀才，比武夫還豪爽。耿永豐具說：「家師的意思是爲洗刷污名，並不爲出氣。七爺還請費心，將謝歪脖子的口供擠出來就行了。」周龍九想了想道：「陳老哥既然不願聽謔言，這樣吩咐我，也好，我就照辦。」吩咐下人：「來呀！弄點吃的，我陪耿老弟喝兩盅。」耿永豐推辭不掉，於是擺上來很豐富的酒饌，把別的客人也邀來相陪。飯罷，容那一班客人陸續散去，泡上一壺香茶來；周龍九陪著耿永豐閑談，靜等着謝四歪脖子到來。

太師陳這次打定了主意，要親臨娼窩。到二更時分，候家人睡了，略事結束，不走

大門，不驚動家中的長工們，悄悄的從西花牆翻出宅外。外面黑沈沈，寂靜異常；只有野犬陣陣吠聲，跟那巡更的梆鑼之聲，點綴這深秋夜景。太極陳到了鎮甸外，略展行功身手，只用一盞茶的時候，已竟到了方家屯。故鄉的里巷，雖在夜間，也尋找不難。逕來到這私娼家門口；陳清平收住脚步，看了看左近無人，擡頭一打量，這全是土草房。太極陳微聳身軀，竄到房頂上，往院裏張望；是前後兩層院落。前院只南北房，四間屋子，有一道屏門；後面是三間東上房，南北一邊一間廂房。前院的屋舍，昏昏暗暗的沒有亮光；後面却燈光照滿紙窗。娼窰究竟是娼窰，鄉間雖然習慣早睡，他們這裏還是明燈輝煌。

太極陳伏身輕竄，逕奔後面。來到上房窗下，還沒有貼近窗櫺，已聽見屋內笑語之聲。想是幾個男女，在裏面賭博，捧牌罵點，喝雉呼盧的吵，夾雜着狎言褻語。太極陳是磊落光明的技擊名家，像這種醜陋地方，絕不肯涉足的，如今爲懼自家清名的失墜，不得不來，一究真象。但是太極陳雖望見滿窗的燈光，究竟還不肯暗中窺視。於是轉身撲到北廂房；北廂房燈光仍明，人聲却不甚雜亂。略傾耳一聽，微聞一個女人的聲音，

妖聲嬌氣的發出呻吟之聲道：「我說你怎麼還這麼損啊？我的傷還沒有收口呢，那里捱得住你這麼鬧！」跟着聽見一個男子狎暱聲音，嘻嘻的笑着道：「還沒有收口，誰信啊？我來摸摸。」那女人罵道：「該死的短命鬼，人家越哀告，你越來勁。你鬧吧，回頭這一個主兒又來了，沒的吓得你個屎蛋又叫親娘祖奶奶了。」

太極陳聽到此處，眉峰一皺，拔步要走；忽然聽那男的粗聲賴氣的說：「你別拿小蔡三吓唬我，我才不怕呢。他小子早滾得遠遠的了。他還來找死不成？」只聽那女的急口的說道：「臭魚，你娘的爛嘴嚼舌頭，又胡噴糞了。他們賭局還沒散呢，你再嚼蛆，給我滾你娘的蛋吧。」……忽然那女的哎喲哎喲的連聲低叫道：「你缺德，你該死！滾開，滾開！」那男子笑了起來。

隔了一會，那男子忽然大聲叫道：「謝老四，謝老四！」那女子忙道：「你叫甚麼？歪脖子那小子早睡了，你要幹甚麼？」男子道：「我肚子有點發疼，有點心甚麼的，叫他們拿點來。」

那女的從鼻孔裏哼了一聲道：「點心啊，你到想的到哇，歪脖子這小子近來支使不

動啦。我從昨天教他進城買東西，他寧可坐着，也不給去。稍微說他兩句，立刻瞪着眼跟你發橫，整天說閑話。自從闖了那場事，就算在他手裏有了短處啦。你看歪脖這小子，把他那間狗窩似的西屋收拾的乾乾淨淨，整天躺在那屋裏，仰面朝天的裝大爺。都是李崇德狗養的出的好主意，訛不了人，反倒留下了把柄。方子壽是出來了，我還提着個心。方子壽肯輕饒麼？說不定那一天，就教謝歪脖子咬一口。前怕狼，後怕虎，想起來，我恨不得宰了他，可惜我不是個爺們。」

太極陳聽到這里，已得要領。他再想不到此行不虛，只一趨便已摸得眉目。謝歪脖子果然意有不忿，而且又聽出謝歪脖子是住在南屋，這當然是前院的南房了。

這說話的女人，推想來定是這個被砍受傷的娼婦。男子名叫臭魚，却不知是誰；因點煙窗紙，向內張了一眼。認明了此人的貌相，然後挺身要走。這時候上房門扇一開，從中出來兩個人。太極陳耳目甚靈，早已聽見；倏然一轉身，捷如飛鳥，掠到外院。又一翻身，竄上了房，將身形隱起。

只聽這兩個賭徒罵罵咧咧，到茅房解手，口中鬧着：「不來了，不來了！」可是依

然嚮回上房路下去。跟着上房有人喊叫老謝；連喊數聲，謝歪脖子只是不答應，反倒打起了鼾聲。這人罵了幾句，不再喊了。

太極陳容得一點動靜沒有了，重復竄下房來，到外院南屋窗前。外院各屋悄然無聲，南屋裏謝歪脖子鼾聲大起。太極陳聽了片刻，輕輕的彈窗格，連彈數下；屋中人鼾聲略住，跟着聽一個啞嗓的聲音，裏聲裏氣的說：「誰呀？睡覺了，半夜三更的誠心攪我麼！」太極陳變着嗓音，低低說道：「老謝，好朋友來了，你怎麼不出來？」謝四歪脖子迷迷糊糊的，一面披衣服，一面說道：「你是那位？」屋門一開，太極陳輕舒猿臂，稍一川力，已將謝歪脖子拖出門外。用左手抓定，右手向食中二指，向謝四歪脖子喉門穴，點了輕手。謝歪脖子吭了聲，想嚷却喊不出來了。

太極陳立刻把謝歪脖子攔腰提起，好像鷹抓燕雀似的；略展身手，已竄到了那臨街的矮牆上，然後翻到街心。可憐這謝歪脖子被人這麼擺弄，連捉弄他的是什麼人全沒辨出來。太極陳藏在暗處，抽出繩索，把謝四捆好，馬子似的提起來，如飛的趕到南關外三里屯，不過剛交三更三點。到了周龍九的門外，陳清平先把謝歪脖子放在地上，隨即

解縛推拿，用推血過宮的手法，把閉住的穴道給推開。可是不容謝歪脖子十分清醒，趕緊又把他往肋下一挾，繞到了周鵬九住宅的東牆下。立刻又一翻，翻進牆去。周宅外客廳黑沈沈沒有燈光，忙轉奔內客廳；內客廳燈火亮如白晝，正有兩人高談闊論，講着閑話。陳清平挾定毛夥謝歪脖子，到了客廳門首。仗着院中黑暗，突然把門拉開，將這謝歪脖子往屋裏輕輕一摔，立刻說了聲：「有力的證人送到，龍九兄，你多偏勞吧。」說罷，轉身仍趨東牆下，聳身竄上牆頭，輕飄飄滾到牆外。

陳清平逕回陳家溝子，靜候佳音。

第九章 娼奴嫁禍紳豪訊奸

周龍九性情最急，這時候早等得不耐煩了。直問耿永豐：「到底怎麼定規的？可是由令師親去找那毛夥嗎？」……正在猜疑，忽聽房門一開，從外面扔進一個人來，耿永豐忙趕到門外探望，太極陳早走得沒影了。曉得太極陳暫時不欲露面，忙翻身進來，把謝歪脖子扶起。謝歪脖子被摔得歪頭轉向，哎喲了一聲，睜開眼一看，眼前是座很講究

的客廳，客廳裏燈火輝煌耀目。謝歪脖子糊塗得如入夢境，用手捂着脖子，翻着駭疑的眼光，看了看周龍九，又看了看耿永豐。這一個是五十多歲的人，身量高大，赤紅臉，劍眉長髯，兩眼很有威嚴；那一個是年青的，約有二十七八歲，精神壯旺，似曾相識。謝歪脖子不曉得自己被什麼人弄到這裏來，但揣情度勢，這一定凶多吉少；吓的他顫抖起來，半晌，哼道：「二位老爺，這是那裏呀？」

周龍九和顏悅色的說道：「老謝，你不用駭怕，你可知是誰把你帶到這裏來的麼？」謝歪脖子道：「我睡的迷迷糊糊的，教人誑出屋來，抓了我一把，我就氣過去了，我不知是教什麼人架到這裏來的。我沒得罪過人，我也沒有爲非犯歹，你老放我回去吧！」周龍九笑了笑，令耿永豐把他扶坐在凳子上，將桌上一盞茶給他喝了。遂問道：「老謝，你認識我麼？」謝歪脖子又看了看周龍九，楞了片刻，說道：「我看你老很面熟，我腦袋直發暈，一時想不起來。」周龍九道：「我姓周，城鄉一帶全管我叫周七，你大概有個耳聞吧？」謝歪脖子一聽，渾身哆嗦，在凳子上更坐不住了，往地上一溜，就勢跪下來；說道：「原來你老是七爺。小人沒見過七爺；七爺的大名，小的早知道……」

七爺，小人幹着下三濫的事，就夠現眼的了，小人再不敢在七爺眼皮底下惹事。七爺，小人可真不知道怎麼得罪了你老。你老就要辦我，也得教我明白明白。」

耿永豐一旁聽着不禁微笑，謝歪脖子這麼駭怕，想見周龍九名不虛傳了。這時周龍九向謝歪脖子道：「老謝，你起來，不用駭怕。我把你請來，絕無惡意。起來，請坐。我也沒有別的話，我不過是向你打聽一點閒事；怕你不肯來，又怕你當着外人，說着不方便，所以才把你請到這邊來。你只要好好的說，把實底都告訴我，咱們就是好朋友，我還要酬謝你哩。」

謝歪脖子眼珠一閃，一塊石頭落地了，可是還有一點惴惴，忙說道：「七爺，你老可別這麼說，小人不敢當。你老有什麼話，只管問我，我甚麼都說。我瞞別人，還瞞七爺你老麼？你老大概是要打聽……」周龍九把身子一探，眼睛一張道：「你猜我要打聽什麼？」謝歪脖子倒抽了一口涼氣，道：「小人可猜不着，你老明白吩咐出來吧。」

周龍九兩眼看定了老謝，忽然滿面龍起一層怒氣，一字一頓的說：「老謝，我要問你，不是別事。你可曉得本城那個小蔡三麼？」謝歪脖子渾身一震，不禁一縮脖頸，果然

是這件事發作了。站在客廳裏，必恭必敬的聽着；只見周龍九向耿永豐瞥了一眼，隨即說道：「這小蔡三胆敢欺負到我頭上來了。我也沒有別的，只不過打算管管教管教他，教他認識認識我周老七，還不是容易受人訛詐的人。我訪聞上月你們那裏，出了一點小事，這件事我就聽說跟小蔡三有關。可是這小子真有種，他居然逍遙法外，差點沒把姓方的填了窟。哈哈，他倒想嫁禍於人，我聽說他的軍師就是李崇德，哼！算他會出主意，可是瞞不了我周老七！如今這小子得意揚揚的，要在懷慶府挺腰板，充好漢。莫說我還跟他有仇，就沒有仇，我也容他不得。謝大哥！……」謝歪脖子毛骨悚然的說：「噫，小人不敢當。」周龍九吟吟笑道：「謝大哥，這件事我就拜託給你了。沒有別的，我只煩你上月那擋子事，原原本本告訴我，此外沒有你的事。可是你若不說呢，或者是說來不符合呢，謝大哥，我可要對不起你了。好朋友，你就請講吧。」

周龍九的稜威，把龜奴謝歪脖子懾住。

謝歪脖子心想：「這真是想不到的事，這玩藝竟惹得這位爺出頭！這位爺出頭，竟會找到我頭上來！……可是這麼着也好，有周七爺頂在頭裏，我還怕甚麼？他們爭風行

兇，陰謀嫁禍，我早晚想跟那臭娘們是一塢事；這一來更好！……說，說，我就全給他們抖露出來！」

謝歪脖子心神略定，把利害禍福反復籌劃明白，他決計要說了。把腰一彎，叫了聲：「七爺！」

周龍九吸着水烟袋，瞑目等着，用紙煤子一擦道：「不用麻煩，你就有甚麼，說甚麼。」在周龍九對面坐着太極陳的三弟子耿永豐，伸紙拈筆，做出錄口供的架式。

謝歪脖子又從頭想了一過，惴惴的說道：「七爺，要題這檔命案，情實是我親自眼見的。不過三爺您聖明不過，俗語說，寧打賊情盜案，不打人命牽連。這裏頭關連着好幾條人命。要不是七爺您問，我真不敢題一字。可是我把這事告訴七爺您，往後我的事，七爺您行好，可得給我托着點。不是小人我怕事，這事一挑明了，他們知道是我洩的底，准有拿刀子找我的。」周龍九把胸口一拍道：「老謝，有天大的事，七爺一個人接着，決不能把你埋在裏頭。你放心，趁早說吧。」

謝歪脖子道：「說，小人一定一字不漏，說給您聽。若說方家屯這回命案，可真應

了那句俗語了：「賭博出竊盜，奸情出人命；」一點也不假。澄沙包這個娘兒們，她也不是本地人，是跟着她男人逃難來的。他們本是成哲的難民，流落到這裏，沒法子過活，就偷着賣。她男人外號臭倭瓜，也就睜一個眼，閉一個眼，後來就靠着她吃了。這些事情，想必您也有點耳聞。澄沙包這娘們可壞透了，她又愛錢，她又愛俏，有時候翻臉不認人。她妍靠了好幾個野男人，都是說謊就騙。這一回是她把小蔡三擠兌急了，才惹得他刀傷三命。偏偏澄沙包挨了好幾刀也沒死；她的男人臭倭瓜奮刀喊救，可就叫小蔡三一刀致命，給豁開了腔。她的養女冒冒失失一喊，也教小蔡三給剝了！她的侄兒要想跑，也被他趕上砍死。……」

謝歪脖子滔滔的說，那邊耿永豐持筆錄寫。寫到此處，不由問道：「小蔡三究竟爲甚麼行兇呢？」

謝歪脖子道：「總不過是一半吃醋，一半窮急罷了。事情是這樣，小蔡三和澄沙包妍靠了差不多一年多；她這女人是抓住了一個就死啃，啃得沒油水了，一脚就踢開，一向是不很零賣的。這一年多，她把小蔡三迷的頭暈眼花，弄得傾家敗產，臨了幾場腥賭

，把個小蔡三活剝了皮。末後小蔡三輸得急了，跟他本家大伯吵了一場架，偷了家裏的地契文書，又賭，又輸了。小蔡三再沒有撈本的力量了，就找澄沙包要那兩副首飾，又要找澄沙包的男人借二百串錢，許下重利。澄沙包的男人臭倭瓜倒答應了，澄沙包却翻白眼。首飾固然不肯借；就是他男人放賬給小蔡三，她也給打破水。說是小蔡三輸斷筋了，借出去，一準不回來。這就夠激火的了，澄沙包又來個緊三點，她本來常背着妍頭，偷偷摸摸，找點零食；這一回看透小蔡三下了架了，她就明目張胆的把小竇留宿了。小竇這小子本來年青，長的又俊；可是他家裏大人管的很嚴，沒有多餘錢報效她，她也沒有給他動真個的。偏偏出事的兩月頭裏，這小竇也不知那裏發了一筆邪財，一副金鐲子，五十兩銀子，還有幾件女人皮襖，都一包提了來，把澄沙包包下了。並且說：再不許她招小蔡三進門才行。澄沙包，臭倭瓜兩口子正因為小蔡三輸得一身債，常來起膩發煩，罵閒話，兩口子本就夠夠的了。這時候，可就抓了個邪渣；澄沙包翻臉大鬧，把小蔡三臭罵了一頓，一刀兩斷，從此不許窮種進門。小蔡三人雖然乏，可也攔不住硬擠，被罵得臉都黃了。他一惱，奔到澄沙包屋裏，大摔大砸，說是：「姓蔡的爲你這臭娘們

弄得傾家敗產，老婆住了娘家，親娘一氣病死，把個有錢的大伯也鬧得不許我進門了，我沒有活路了。澄沙包咱倆一塊吊吧；你那工夫，不是跟叔說了好些割不斷，扯不開的交情麼？太爺剛剛輸了點錢，臭娘們你就變了臉。咱們就陰世三間打夥計去吧！」他這一摔，按說是真急了，就該來軟的便對了。誰想臭倭瓜這個活王八頭，打他，罵他，都不要緊，可就別動他的錢。一見他這些東西，他可就火了；抄起門門，就給了小蔡三一槓子。兩個人招呼起來，臭倭瓜挨了摔，喊人，澄沙包也嚷，李崇德他們都出來幫拳。○三個人打一個，把小蔡三打了一頓好的。打完了，就趕出去，再不許進門了。……」

周龍九笑道：「打小蔡三的時候，一定也有你吧？」

謝歪脖子把歪子一歪道：「老爺，真沒有，我可不敢。」

周龍九道：「你還瞞着老爺，老爺不用看，就能猜着。往下說吧。」

謝歪脖子道：「這可就真應了那句話了：『一氣急了跳牆。』小蔡三本來螻蛄似的，四根骨頭架子；可是他一份家業，全消耗到澄沙包手裏，臨了落個趕出來，還挨了一打，把鼻子嘴唇全給打破了，還打掉了兩隻牙，本來也太窩心了。大家都想這小子窩囊

，不意這小子挨完了打，爬起來拍拍土，一聲也沒哼，只衝着大夥翻翻眼珠子，怔了一會就走了。大家影尋思着，這小子吃個腫叭虧，也就算了。沒想他竟要拚命！」

周龍九道：「哦，這小子還有種。以後呢？」

謝歪脖子道：「這可就到了出事那一天了。那天晚上，也就是二更多天，一場雨澆得賭局散了。李崇德和我收拾完屋子，也就是剛剛睡下。就聽見北屋一陣慘號，這小蔡三竟翻牆跳進來了。凶神附體的闖進院來，澄沙包的侄兒剛喊了聲誰？就教小蔡三一刀刺在門外了。小竇剛跟澄沙包睡下了，小蔡三一闖進屋，小竇這小子抄起一床棉被，把小蔡三的刀箍住，奪門跑出來，喊了一聲：『殺人啦，有賊啦！』這小子就跑了。小蔡三趕出來，本要追着列小竇；不想澄沙包吓糊塗了，她反在屋裏大喊：『救命啦，殺人啦！』這一來倒把小蔡三叫回去了；澄沙包的養女剛往外跑，碰了個對頭，一刀抹在脖子上，『咯』的死了。這一鬧騰，我們全起來了；可是誰也不敢上前來。偏偏臭倭瓜喝了酒，睡得迷迷糊糊的，一聽見喊，他胡里胡塗的就跑出來了。他冒冒失失的光着膀子，往屋裏一鑽；剛邁進一條腿，就教小蔡三戮了一刀，整扎在胸口上，直豁下來，差

點大開腔，栽在門上了。澄沙包起初還喊，後來他男人被刺，這女人可就害怕了，衝着小蔡三跪着叫饒命，叫祖宗叫爺。小蔡三這傢伙真狠，一聲也不哼，順手就把她扎了一刀。這女人光着身子，竟會把小蔡三抱住了，鬼號着掙命奪刀，一隻手竟把刀奪住。教小蔡三踹了一腳，一抽刀把她的手心也豁了，就臉搶地，栽躺下了。小蔡三連刺她好幾刀，都刺在女人脊梁上。這時候我們都害怕，不敢出來。」

周龍九道：「那麼小蔡三是怎麼走的呢？」

謝歪脖子咽了咽唾沫，說道：「後來那女人刺的，死過去了，小蔡三拿着刀又找臭子。我和李崇德都吓的把屋門頂上；眼看着小蔡三開門走了，我們才敢出來。澄沙包的養女一刀致命，當場就死了。臭倭瓜只哼了哼，我們往床上一搭他，他就斷了氣了，血流了一地。只有澄沙包這女人，頂她挨的刀多；光着個屁股，赤身露體的，後脊梁上七八刀，兩手上全有奪刀的豁傷；肩膀上，屁股上，刻成爛桃子了。她是斜肩帶背先挨了一刀，就勢栽在裏屋了。大概小蔡三連殺三命，手頭勁軟了，澄沙包竟沒有死。只是失血太多了，經我們把她救了過來。小蔡三是跑了，還有厨子老羅也吓跑了；院子裏只

賤下我跟李崇德。我們知道這場人命案太大了，我們都怕牽連；可是我們也不敢溜走，那倒無私有弊了。我和李崇德說：『趁早報官。』誰知李崇德在澄沙包屋裏啾咕了半夜，回頭來告訴我：『這兇手是方子壽方少爺。』我說：『我明明看見是小蔡三麼。』這一個女人躺在床上，呼呼着說：『不是小蔡，是小方。他砍的我，我還不知道麼？』這一來倒把我鬧胡塗了。我本來沒看清兇手的頭臉，只是我明明聽見澄沙包挨刀時，沒口的央告：『蔡大爺，蔡祖宗！』又說：『你饒了我，我再不跟你變心；王八頭死了，我準嫁你！』那兇手就說：『臭婊子，你害苦我了；今天不宰了你，我不姓蔡！』那說話的腔調雖然岔了聲，可是我也聽的出來，明明是小蔡三，怎的會是方子壽呢？兇手臨走，把凶刀和血衣全脫下來，還在臉盆里洗了手……』

周龍九立刻攔問道：『凶刀和血衣呢？』

謝歪脖子道：『血衣』，刀也攔在灶火膛燒了，只留下鐵片了。』

周龍九道：『這麼』給方子壽了。他們究竟爲甚麼要害姓方的呢？』

謝歪脖子道：「這

知道了！」

周龍九把水烟袋往

「你怎麼會不知道？」

謝歪脖子吓的一哆嗦，

不知他們安的甚麼心。可是七爺倒最聰明，

你老想情，他們這無非是因

他個窮光蛋，拚命的人；他哥哥蔡二又是個耍胳膊

的，不大好惹；方子壽可是家裏很有錢。小人雖然不知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可是聽他們話裏話外的意思，大概是一來爲報仇，方子壽曾經帶人來，大打大砸過，李崇德就吃過虧，挨過方子壽的嘴巴；二來呢，方家是個富戶，李崇德跟地保勾着，想借這場命案訛詐一下子。那知道方子壽不吃，只得弄假成真，李崇德這才從意澄沙包告狀。自從貪上這檔事，李崇德就跟澄沙包湊對上了；李崇德簡直成了她的軍師。這場官司，方子壽的老大爺許了五百串錢，李崇德調唆澄沙包別答應，一口咬定要一千串；沒想到方子壽竟把一場墨悞官司打出來。小人知道方少爺冤枉，曾跟這個臭女人鬧過好幾回。」

周龍九把握已得，便問道：「現在你可知道小蔡三住在那裏麼？還有小寶，出事後還常來麼？」

謝歪脖子道：「小蔡三的住處，小人倒不曉得，我想他還跑得遠麼？至於小寶，出了兇殺案以後，早吓得不敢來了。現在倒是于連川外號叫臭魚的那小子，跟澄沙包勾搭上了，因此李崇德還很不願意呢。」

周龍九聽謝歪脖說完，把大拇指一挑道：「罷了！老謝，你算看的起七爺。不過我還想再託你一點露臉的事，不知你有胆子沒有？」

謝歪脖子道：「七爺，你老先說是什麼事吧？我的胆子太小，全看是衝甚麼人，爲什麼事。只要是爲七爺，我准賣一下子，爲別人我可犯不上。」

周龍九道：「我想教你出頭告發。老謝，你可聽明白了，我却不是借刀殺人；不過我想拿這件案子拾奪他們。我就是不能出頭，因爲我是局外人，你是在場的。你可以說先前受他們威脅，不敢聲張，全不教你出；近來你把他們穩住了，你才出頭告發。衙門口的事全由我辦，你我不宜。往後你不必再幹這種下等事。反正七爺准教你有碗飽飯吃。你要不願意呢？我也不能勉強，我自管。」

倫 謝四心裡一打轉，想

，這位周七爺萬萬得罪不得的。慨然說道：「七爺

卷 您望安，我一定能給七爺充

，這次不把他們按到底，那算我老謝沒有人味了

上 七爺您只要接着我，官司

不准不能含糊了。可是您老得把衙門裏安置好了，只要我一告發，就得立刻把小蔡三撈來才行。他是正兇，若把他放走了，官司就不好

打了。」

周龍九道：「他住在甚麼地方？」謝歪脖子道：「就是他窩藏的地方，我說不清。」

「周龍九皺眉說道：「這還得細訪。」

這時坐在一旁的耿永豐接聲道：「七爺，這個我知道，小蔡三現時隱匿在魏家園子，要想搗弄他倒不難。他是藏在他親戚范連升家裏。」

周龍九道：「那麼老弟你就辛苦一趟，這就動身到魏家園子，千萬把小蔡三絆住了。他要是一離開那裏，你不拘用什麼法子，總要把他扣住了才好。等到我們在縣衙告了下來，就派人抓他去；把他抓着了，老弟你再回來。」

耿永豐應聲而起，周龍九又道：「老弟你聽我說，他要是沒有逃走的神氣，老弟你

就不要跟他照面。只暗中綴着他，省得教他見了面，胡亂攀扯人。」

於是耿永豐立刻動身，到魏家園子去了。

周龍九把謝歪脖子留下，教給他一套控詞。挨到天明，周龍九暗遣謝歪脖子，到縣衙告發命案。先把謝歪脖子攔在班房，周龍九一巡到稿案師爺那裏，把案情說了一回，隨即稟告縣官。縣官正因方家屯這場血案緝兇未得，懸案未結，心中着急。既有人指控真兇，立刻看了謝歪脖子的狀子，標發籤票，撥派幹捕，立拘蔡廣慶（即小蔡三）到案，又拘傅毛夥李崇德，和兇案在場的嫖客竇文昇（即小竇），火速到案，不得徇情賣放。這件案子，刀傷三命，關係縣官的考成，辦起來真是雷厲風行。沒到晌午，全案人犯人證，一齊提到。

人犯已到，縣官立刻親自過堂審。謝歪脖子把當日小蔡三砍死娼婦的本夫，和養女，侄兒，又砍傷娼婦的情形，說的歷歷如繪。又供出兇案發生時，李崇德和小竇均皆在場。那小蔡三就想狡辯，但是搪不住謝歪脖子處處指證。又經縣官把李崇德，小竇隔開，各別套問；縣官察言觀色，又綜核過去的供錄文卷，曉得謝歪子並非挾嫌誣告。縣

官遂和顏悅色，單訊小蔡三，對他說道：「你年青無知，一時迷於女色，致落得傾家敗產，又被趕逐毆辱。你負氣行兇，倒也情殊可憫。你老老實實的供出來，本縣念你受害情急，還可以從寬發落。不要落得受刑吃苦，再行招供，那可就晚了。」

小蔡三起初還倔強不認，但是禁不得縣官刑嚇軟誘，先把小寶的口供逼訊出來，再命堂吏念給小蔡三聽。又將搜出來的已經火踏的兇刃，拿來做證。小蔡三本非窮兇極惡之人，只經了幾堂，便支吾不過，把實供吐露出來，痛哭流涕的直喊冤枉。

縣官把小蔡三的實供取到，更來嚴訊娼婦澄沙包和李崇德，因何嫁禍誣方子壽？是誰出的主意？李崇德尚在矢口不認，無奈澄沙包只受兩撈子，便將記念前仇，誣告方子壽，意在詐財洩忿的陰謀，全招認出來；供的是李崇德出的主意。

於是全案到此，已然完全訊明了。各科以應得之罪，殺人的償命，誣告的反坐，方子壽的冤誣這才澈底昭雪。

方子壽經耿永豐把這件事的真相，詳細告訴明白。他自然深切的感激老師太極陳，並感激推情仗義的周龍九，這都登門謝過了。但是，那個夜半扣窗，匿名投書的恩人，

首先訪得真兇，揭發冤獄的人，方子壽師傅都很感謝他，却是到底沒有訪出他的姓名來歷。

第十章 雪漫寒階 收凍丐

這時候已入冬令了。人事無常，天象也變幻無常；忽一日氣候驟變。陳家溝那條小河，竟封凍成冰了，比尋常時候，好像早了半個多月；而且天色陰霾，濃雲密布，到夜間竟下起雪來。太極陳早晨起來，推門一看，這一整夜的大雪，已將陳家溝，裝成一個銀鑲世界。風已停，雪稍住，却是天上灰雲猶漫。太極陳精神壯旺，不因雪阻，停止野遊。照樣的用冷水洗臉漱口，只穿着一件羊裘，光着頭，也不戴帽子，走出內宅。長工老黃畏寒未起，太極陳咳了一聲，落了門門，把大門一開。只見門道簷下隅角一個草薦上，躺着一個乞丐。曲肱代枕，抱頭蜷臥，並不能看清他的面孔；身上鴉衣百結，一件棉袍缺了底襟，露出敗絮，那能禦寒？下身倒穿着一件較爲圓圈的褲子，却又是夾的。被那旋風颳來的雪打入門道內，乞丐身上也蓋了一層浮雪。太極陳心想：這大概就是那

偷個天天給掃塔的乞兒吧？想起昨夜寒風料峭，這乞丐露宿無衣，真夠他經受的；此時蜷伏不動，莫非凍死了？太極陳忙走過去。

在往日，這寄宿門道的乞兒起得很早；就有時太極陳出來過早，這乞兒每聽門扇一響，必然慌慌張張的起來，趕緊收拾了就走，怕人討厭他。今日却不然，太極陳已然出來，這乞丐只渾身微微戰抖，勉強的擡頭，往起一掃；微哼了一聲，又閉上眼了。

太極陳站在乞丐兒身前，低頭注視，心說道：「還好。」太極陳用脚略略一撥乞丐的腿，就說道：「這麼冷的天！我說，喂，別睡了，你快起來！」

太極陳的意思，恐怕這乞兒凍死在自己的家門。那乞丐以為是太極陳驅逐他，強睜着迷離的倦眼，擡頭看了一看，將身子一動，胳膊拄地，往上一擡；但是肢體已經半僵，竟掙扎不動，又委頓在那裏了。

太極陳道：「不好！」忙回頭向門內叫道：「老黃，老黃！」長工老黃口頭答應着，挨了一會，方才出來道：「老當家的，這大雪您還出去呀？……咳！我說你這要飯的，甚麼時候了，怎麼還不走？起來，起來！」老黃一睜看見了乞丐，就走到跟前，用腳踢

這唾丐，一疊聲逐他。當着主人的面，做出加倍的小心來，厲聲說：「你這東西怎麼越來越討厭！在這裏借光，還不說早早起來，閃開這門口，你這是找打呀！」

太極陳叱道：「不用多費話！來，快把老張叫出來，把這人架進去，到門房教他燬和燬和。你不看他都快凍死了！」

長工老黃把乞丐看了一眼，——心想：「他倒走運了！」——快快的走過去，道：「我一個八就行。」架起來乞丐的胳膊，往上就拖。那乞丐掙扎着，借勁坐起來；可是兩腿直挺挺的，好像凍僵了，已不能站立，臉上氣色很是難看。老黃不禁吓了一跳，把惱怒忘了，忙一鬆手，把乞丐放下，對太極陳說道：「當家的，你老可斟酌着，這不是鬧玩的事！人命關天，惹出麻煩來，……」

太極陳不悅道：「少說話，多行好，這也是一條性命。你教我見死不救麼？」俯身過來，把乞丐的胸口脈門略一捫試，對老黃道：「趕快叫老張去；我救的過來，這個人死不了。」

老黃不敢多言了，忙把長工老張叫了出來，兩個人協力，把乞丐搭到門房。這老黃

心存顧忌，把這乞兒竟放在廚子的舖上。太極陳跟着進來，吩咐老黃，把乞丐遷到煖炕上，給蓋上了被。催着長工，泡來一碗淡薑湯，慢慢的給這乞丐喝下去；乞丐漸漸的緩醒過來。

太極陳問道：「這個乞丐可就是天天給咱們掃塔的那個啞叭吧？」老黃道：「就是他。」太極陳細察乞丐的面容，見他正在少年，面容憔悴，衣服敝污；此時在暖屋蓋着厚被，寒冷已祛，神智漸清，睜開了眼看了看，不禁有兩行熱淚從臉上流落下來。太極陳點頭歎息道：「他是又餓又冷。多虧年青力壯，要不然，這一夜就凍死了。你們看他這不是緩過來了麼？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怕什麼？老張，你到廚房看看，有剩粥給他熱一碗來。」……「甚麼，沒有？」「沒有剩粥，就給他趕快煮，聽見了沒有？你們不要偷懶，這是救命行好的事！不要教他多吃，也不要給他吃硬東西。等他緩過來的時候，把他帶上來，我還要問他話。」

老黃插言道：「他是個啞叭！」

太極陳恍然道：「但是啞叭也可以問問。」又叫着老黃道：「你可耐着點煩，你們

也照樣能行好，行好不在貧富。聽見了沒有？」

說罷，出了門房；太極陳還想到野外作功課去。可是才走出門口，一想，這些長工最會做眼前活；教他們伺候乞丐，他們說不出肚裏怎麼不高興呢。於是竟轉回來，要親眼看着長工們救治這個乞丐。

太極陳坐在門房一個鋪上。這少年乞丐服下薑湯以後，精神漸已緩轉；眼向太極陳等看了一轉，臉上現出來一種不安的神色。向太極陳額手點頭，做出感激的神氣，掙扎着要下地叩謝。太極陳大聲說道：「你躺着吧，你不要心裏不安。給你煮粥呢；喝了粥，慢慢的就緩過來了，不要害怕。」不一刻，長工老張從裏面端出粥來，叫那乞丐道：「喂，喝粥！」那乞丐似不肯教長工們喂他，兩手顛顛的伸出來，接着粥碗，一口一口的往下嚥。老黃在旁插言道：「慢着點，別燙了嘴，別吃噎了！」那乞丐吃了一頭熱汗，臉色也轉變過來了，口中呵呵的，意思又要掙着下地。

太極陳說道：「你不用忙着下地。」對長工們皺眉說道：「年青青的落到這步田地，又是個殘廢人，少衣無食，這一冬就夠他受的！」轉臉來對乞丐說：「你只管躺下，

在這裏睡一覺，不要緊的；少時我還有話對你說呢。你放心，我救了你，我必有一番安排。……老黃，你們不要嫌他醜，等他十分緩過來的時候，把他帶到內宅來見我。」

太極陳直看着乞丐吃完了粥，又躺下了；方才站起來，回到內宅。

此時狂風大作，雪花亂飛，氣候格外顯得冷冽。太極陳用完晨餐，讀書消遣。因為這雪太大了，徒弟們除了三弟子耿永豐外，誰也沒來。太極陳悶着沒事，想起那個乞丐，把老黃叫到詢問。老黃說：「這個乞丐沒有別的病，只是連餓帶凍，才差點死了。這時候好多了，已經能在門房裏走動了。」太極陳道：「怎麼樣，我說他死不了不是。」

這個乞丐真是不討厭，剛剛緩過來，就不肯躺在床上裝動彈不得。自己掙扎下地，向老黃，老張拜謝；又比着手式，求老張領他進來，叩謝主人。

太極陳遂命老黃把啞叭領了進來。這個啞叭進了門，向太極陳看了一眼，立即叩拜下去；用手一指戶外，又用手指了指嘴，又指了指心，復又叩頭。太極陳歎息了一聲道：「起來，不要叩頭。」

那乞丐畏畏縮縮的，立在一旁，把頭低下來。

太極陳端詳這個嗝，滿面帶着慚惶，低頭不敢仰視。又見他上下身衣服非常單薄，雖在暖室，猶有寒意；太極陳藹然問道：「我聽說你不是本省人，你家住在那里呢？你是從小時就要飯，還是新近才流落到這裏里的？」那乞丐口不能言，用手一指北方，做了許多手式，表示他家離此很遠，家裏沒有人了，飄流在異鄉。又比畫着因爲身上無衣，肚裏無食，昨夜大雪，才凍倒不能起來，好像說：「若不是太極陳救他，他就凍死了。」太極陳把三弟子耿永豐招呼過來，一同反覆盤問這個乞丐，猜謎似的揣摩乞丐的手式。問了一晌，太極陳對耿永豐說道：「就像今早，若不是我把他救來，只怕他也就凍死了。現在嚴冬未過，來日方長，幸而遇上我這個好管閒事的人；不幸遇見怕事的人，誰也不願冒着命案牽連，來救一個殘廢乞丐的。我打算給他一條飯路，可惜他又是個來歷不明的殘廢人，恐怕沒人肯用他。我想，還是我把他容留下，先叫他給咱們掃掃地，挑挑水，這却是嗝子幹得了的。」

耿永豐答道：「師傅肯收留他，這真是好事。這個人倒不是來歷不明的人，弟子在街上見過他，確實是討飯的嗝。師傅不是說咱們把武塲子裏，收拾打掃，擦磨兵刃，

這些不吃力的活，打算雇一個小孩麼？這不如就教這個啞叭幹，倒是兩全其美。」

太極陳說道：「是的，我也這麼想。看他年青可憐，打算留他過這一冬，給咱們做些瑣事，免得他在外面忍饑受凍。等到來年天暖了，他願意走時，我就給他點盤費；他也好回他的家鄉，投奔他的親友。」

師徒正說着，那啞丐恭恭敬敬立在門口，忽然搶上一步，撲的跪下來，口中呵呵的，連連叩頭不已。

太極陳道：「你可願意在這裏麼？我們的話你都聽明白了麼？」啞丐張了嘴，忽又低下頭來，復向太極陳下拜；那個意思分明是求之不得的。

太極陳知道啞丐願意，因為他不能說話，就不再多說。遂命人取了一套棉衣，又取了兩三串錢，教老黃領他到城裏洗澡，給他換上新棉衣，買了鞋襪。等到老黃領着這啞丐回來的時候，「人是衣服馬是鞍，」這個啞丐幾乎另換了一個人一樣。先見了太極陳，謝過了；太極陳把啞丐逐日應作的活計交派下來，是打掃院子，挑水，收拾把式場子。另囑咐老黃：「他現在飢寒勞碌，體氣大虧，你們先不要教他做累活。挑水的事眼下

不要交給她，趕明天先教他收拾把式場子好了。打掃院子，掃地掃雪，這也看着來；別把他累壞了，救人反到害了人了。」

老黃應命，先把啞丐領到把式場中，教他看了看把式場中的情形，告訴他怎麼收拾。這啞丐從此倖免飢寒，在陳宅作了啞僕了。

啞丐在陳宅將息了幾天，得到他食暖衣，精神氣力大見恢復。在門房中寄住，非常的老實勤懇，一點也不討厭。老黃們應該做的活，他都搶着做；雖然一樣的都是傭工，可是啞丐自視歎然，彷彿是奴中奴一樣，給老黃們打下手，很聽話，很卑遜。老黃們也都歡喜他，大聲的對他說話：「啞叭，掃地來！」「啞叭，拿開壺來！」雖然不能聲叫聲應，可是每呼必至。陳宅上下都可憐他，說他安分守己。老黃是直性人，投了他的脾氣，他格外會體恤人；便又對主人說：「老當家的，啞叭還沒有蓋的呢。是我把一床褥子借給他蓋，他只是不肯，瞧着怪疼人的。」太極陳道：「他這個人倒很知好歹。」吩咐家人，把舊被給了啞叭一床；另給他幾吊錢，叫老黃給啞叭買一床褥子。

連日大風雪，把式場中漫成了銀田；太極陳和他的門徒多日未得下場子。一日雪住

天晴，老黃們奉命打掃把式塢。全家的長工短工一齊動手；老黃領着噍叭，一同掃雪拾雪；太極陳的門徒們也來幫忙。太極陳對弟子講說這個噍叭的來由，並且說：「把式塢本該有一個人經營，不過長工們太粗心，他們也忙着別的事，我也不願意教他們進塢子來。這個噍叭倒可以放心支使他；你們該着分派他收拾的，就只管支使他。像刨沙土，擦兵刃，不拘什麼活，只要是塢子裏的事，估量他做得出來的，都可以交給他。他是個殘廢人，噍叭，你們在他身上要存點憐憫心。這個噍叭倒不像個要飯的，一點懶惰習氣也沒有。」遂將風雪中救收噍叭的話，對衆說了一遍；太極陳捻着鬚鬚，一半也是心裏高興，以爲作了一件好事。

衆弟子聽着老師的話，都注目打量這個噍叭。見他雖然滲落到乞丐隊裏，可是骨格體貌並不見得猥瑣；只不過身材瘦小，面色枯黃些。方子壽（自從帶事以後，感激師恩，這些日子總在老師家裏盤桓，）看了這噍叭一眼；這噍叭只顧低着頭掃雪，掃滿一擡筐，趕緊的就往外擡。於是收拾了好久的工夫，把塢子的雪掃除淨盡。太極陳便下塢子，與徒弟們的練起拳來。噍叭往不礙事的地方一站，收拾收拾這個，歸着歸着那個；

人雖有殘疾，眼力是很有的。

太極陳師徒數人練了一場，一回頭看見啞叭；太極陳過來說道：「沒你的事了，出去吧。」

啞叭努了努嘴，擠了擠眼，似乎沒有聽明白。太極陳大聲說道：「你出去吧，沒你的事了。」啞叭點點頭，這才轉身慢慢退去。

太極陳下場練武的時候，一向不許任何人旁觀偷窺的，啞叭雖然是啞叭，可是收拾完場子之後，太極陳還是照例把他打發出去。

啞叭並不偷懶，不收拾把式場子了，就忙着掃場院，清除庭階。太極陳看他年青體弱，不教他挑水，他却搶着幫別個長工的忙。小矮個兒，挑着一對大水桶，頗爲吃力。

過了些日子，啞叭在陳宅越發熟習了。起初啞叭只敢做外面的活，後來就穿宅入戶；太極陳住的靜室，他也進去收拾。太極陳性好雅潔，常嫌長工們粗魯骯髒，只知打掃明面。這啞叭雖是出身卑賤，却也似有潔癖；太極陳的靜室經他掃除，就是墻隅桌後，書架底下，以及棚頂窗櫺，角角落落的浮塵積土，他都很細心的，掃的掃，擦的擦。凡

是他收拾的屋子，真是纖塵不存。有時收拾桌面，歸着筆硯，也井井有條。太極陳見了，很是喜歡；對三弟子耿永豐說：「這個啞叭自身恐怕不低，你看他很愛乾淨呢。」耿永豐道：「他收拾桌面上的擺設，也攔的很是地方。」

啞叭這時正在打掃客堂，太極陳便道：「從來不聽見聲，他的耳音還不算太壞；你們呼喚他，聲音稍大點，他還能聽得見。這大概不是先天的殘廢，恐怕是小時候因病落的殘疾。」耿永豐看着啞叭的背影，對老師說：「老師說的不錯。……啞叭！」啞叭照舊俯着腰做活；耿永豐提高了聲調叫道：「喂，啞叭！」啞叭直起腰來，回頭看着陳耿二人，雙手垂下來，靜聽吩咐。

太極陳道：「是不是？他並不聾吧。我說，喂，你是從小就啞的麼？」啞叭搖搖頭，做了個手勢，表示他不是胎裏啞。太極陳道：「看你的樣子很聰明的，你自己的姓名，你可會寫麼？」

啞叭怔了一怔，好像不解其意。太極陳一指筆硯道：「你會寫字麼？」啞叭搖頭。耿永豐道：「啞叭那會知書識字？」太極陳道：「不然。凡是啞叭，什九就會寫他自己

的姓名歲數，有的還能寫他的家鄉住處呢。」

太極陳把紙筆放在桌上，叫過啞叭來道：「喂，啞叭，你會寫字麼？你會寫的話，把你的名字寫出來，往後好叫你。」

這啞叭望着紙筆，遲疑了一會，看了看太極陳，又看了看耿永豐。耿永豐當是他沒有明白老師的意思，遂又大聲說了一遍。這啞叭嘴動了動，走過來，拈起了筆，像拿小槓子似的，滿把握着，抖抖的寫了個「路」字。耿永豐見所未見，看着很希罕的說道：「你是姓路？」啞叭點了點頭。耿永豐對老師說道：「師傅，弟子倒真沒見過啞叭寫字。」太極陳笑道：「這有的是，你們年青，沒看見過罷了。」耿永豐遂又大聲說道：「啞叭，你叫什麼名字？你再寫出來。」啞叭看了看耿永豐，遂又寫了一個「四」字。耿永豐道：「你叫路四？」啞叭點點頭，放下筆，又要拾掃帚。耿永豐道：「你別忙，你多大歲數了。」啞叭寫道：「二十五。」又問：「你是那裏人？」這回啞叭却寫不出來了，拈著筆，復又一指北方。

自此，啞叭就在太極陳門下，做了個「短工」。雖然問出他的名字來，叫做路四，

倫

可是大家說是管他叫啞叭。啞叭做事很勤苦，似乎深感陳老救命之恩。派給他做的活，一頭一樣就是收拾把式場；這就只囑咐了一次，他便按時做起來。做得很得法，場中用的兵器，不用人說，隔三兩天，就擦拭一回；擦得溜光爭亮，一點也不生鏽。其次是打掃庭院，啞叭似有潔癖，收拾得極其乾淨。再其次是挑水，這個啞叭矮矮的小個兒，挑着兩大桶水，走起來亂幌；好像這種負苦的事，他沒從做過似的。他的肩膀也似乎怕扁擔磨，他用雙手托着扁擔挑水。老黃們都笑他；說啞叭幹什麼都行，就是不會挑水。但是老黃老張們很懶，私下裏叫啞叭挑水，啞叭就挑。一日被太極陳看見了，見他被兩個大桶搖得幾乎邁不開步，便叫道：「啞叭，你不會挑，不要挑了。」又告訴老黃：「啞叭受盡饑寒勞碌，身上沒勁，你不要把累活交給他。我上回不是告訴你們了，專教他打掃院子屋子嗎？」

叭打掃屋子，乃是救了他半個月以後的事了。以前，總因為他是個流浪的人，取過於大意；啞叭也很小心，不叫牠，他是不敢進屋的。但是半個月以後，已的爲人來，確乎是當得起「老實可靠」四字，於是穿宅入院，以至打掃太極陳